

红色中国网文集  
(2012年)

## 目录

论改良 .....	2
关于当前形势的几点估计 .....	9
就时事接受 Real News 网络电视台采访 .....	20
致乌有之乡网站站长 .....	25
危机与革命 .....	29
黎明前的黑暗 .....	38
建立广泛的、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革命联盟 .....	42
关于当前时局的几点看法 .....	56
向广大网友介绍一下红色中国网的工作 .....	71
所谓“六四”，我们不理睬它！ .....	74
与美国同志探讨中国发展方向 .....	78
答赤旗同志 .....	84

## 论改良

远航一号（2012年1月2日）

在过去的一年里，在左派内部进行了大论战。这个论战，被有些同志和朋友说成是“改良派”（或曰“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的大论战。实际上，在“改良派”那边，有不少同志是真心希望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而在“革命派”这边，其实也有不少同志是不那么“革命”而是实实在在、脚踏实地做基础工作的。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改良也好，革命也好，都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也不取决于左派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客观的历史条件。具体点说，是取决于现存社会制度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矛盾能否在不根本改变现存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得到有效的调节和缓解。如果能，那么就存在着社会改良的可能性；如果不能，那么矛盾就只能用改良以外的方法去解决。

中国的问题能否用改良的方式来解决，这不取决于左派，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取决于无产阶级，而是首先取决于资产阶级。如果中国的资产阶级有决心、有魄力、有胆识向无产阶级做很大的让步，那么有可能推迟矛盾的爆发，使目前的各种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维持得长久一些。

如果资产阶级十分吝啬、一毛不拔，或者仅仅是洒一些毛毛雨，或者幻想在劳动人民和小资产阶级当中找一些替罪羊、转嫁矛盾，那么矛盾的爆发很可能会提前来临。到了那个时候，难免玉石俱焚，光靠一纸《物权法》是保护不了资产阶级的。

所以左派应该积极地替资产阶级出主意、想办法。如果资产阶级不听我们的建议，一意孤行，一条道走到黑，自作孽不可活，那么我们也爱莫能助。

中国的各种政治、社会、经济问题，如果一一列举，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但是当前中国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无非是阶级矛盾，而阶级矛盾中最主要的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凡是资本主义社会，其基本矛盾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个矛盾在任何时候都会爆发，在任何时候都是尖锐不可调和的。

只有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生了尖锐不可调和的冲突，也就是说爆发了全面的、严重的、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的时候，资本主义内在的阶级矛盾才会全面爆发，才会进一步导致革命形势并引起根本的社会变革。

如果我们考察中国经济的具体特点，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特点（或者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一个主要的“比较优势”）就是在对广大的廉价劳动力进行残酷剥削的基础上获取高额的剩余价值，从而保证了资本家的高利润和高积累。中国资产阶级所获取的剩余价值率是非常高的，这表现在中国工人阶级所获得的劳动收入以及居民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都是世界上最低的。这就是所谓中国“经济奇迹”的最基本的秘密。

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这个“比较优势”也有一个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它造成了广大劳动人民购买力的严重不足，从而与资本家疯狂扩大资本积累和生产能力的倾向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为了应付这个冲突，过去资本家一直是靠努力扩大对欧美的出口来逃避这个矛盾。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日益深化，这个办法已经不灵了。于是，过去一届政府就希望靠房地产泡沫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办法来维持高剥削、高积累的增长模式。现在，房地产泡沫已经濒临破灭边缘，另一方面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导致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因此，靠负债投资的办法来应付内需不足的问题也难以长久。面临这种困境，下一届政府何去何从，经济“维稳”的良策安在？

从最近一次中央经济会议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中央（或者至少是中央的主要经济决策人）对于这个问题仍然没有清醒的认识，仍然企图穿新鞋走老路，得过且过，拖一天是一天。这恐怕是不行的。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化，如果中央在近期不采取比较

果断的措施，搞一些大动作，对现有的经济体制做大的调整，那么很可能，不出 5 年，中央将不得不面对经济维稳、社会维稳、政治维稳全面失败的尴尬局面。

怎样才能正确应对当前复杂的经济局面呢？首先必须对症下药。中国经济的“症”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广大劳动人民购买力不足与资本主义盲目积累以及生产能力过度扩张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必须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资本家必须放弃一部分利润，用来给广大劳动者增加收入。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必须要做出让步，要出点“血”，要做出一些劳资两利的样子，这样才能有利于资产阶级统治的长治久安，也才能帮助中央实现维持社会稳定的根本目标。

在这个方面，过去一届政府曾经高喊“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等口号，但是，往往是口惠而实不至；至多，是搞一些诸如取消农业税、给农村老人每月发 55 元一类小恩小惠。即使是小恩小惠，过去一届政府也一直奉行一个原则，慷财政之慨、慷国家之慨，但是绝不动资本家一根汗毛、绝不触动任何资本家的任何利益。糊弄到现在，可以说，中国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都在激化，所谓建设和谐社会已经全面失败。下一届政府已经没有继续混日子、得过且过的空间了，而是必须勇敢地面对“深层次”矛盾。

笔者算了笔帐。中国目前的投资占 GDP 的比重约为 50%。无论与国际上比较、与历史上比较，还是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比较，这个比例都严重偏高。如果长期保持这个比例势必导致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根据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比较合理的投资占 GDP 的比重大约为 30%。也就是说，在未来几年，中国需要将投资占 GDP 的比重调低 20 个百分点。相应地，消费占 GDP 的比重需要调高 20 个百分点。[1]

消费的规模主要由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决定，而投资的规模主要由资本家的利润水平决定。所以，要完成上述的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必须发生相应的调整。具体说，资本家必须放弃相当于 GDP 的 20% 的利润，而全国劳动者的收入必须增加同等的规

模。按照现在的 GDP 约 50 万亿元来说，这就相当于要将全国劳动者的总收入增加 10 万亿元，大体上相当于给全国每个城乡劳动者每年增加收入一万元。这个一万元，指的是按照现有货币购买力计算的一万元，而不是经通货膨胀缩水的一万元，并且未来随着经济增长，还必须水涨船高。

只有做了这样的调整，才能缓解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矛盾，才能保证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稳定，也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那么，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实际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呢？他们的头脑依然十分不清醒。他们过去一贯玩弄的把戏，就是挑唆劳动群众中的一部分来反对另外一部分。他们曾经挑唆农民来反对工人，把工人说成是所谓毛泽东时代的“贵族”，把他们自己打扮成是农民利益的维护者。后来，他们又挑唆新工人来反对老工人，诬蔑老工人是社会主义养的“懒汉”。现在，他们又企图挑唆一般劳动群众以及一群不明真相的“小资”来反对国企职工和公务员，诬蔑说国企职工和公务员是“垄断”、“特权”的受益者，胡说什么行业差距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又拼命地把自己打扮成是垄断和特权的受害者，叫嚷着要反权贵、反特权，要求减税，还要求进入所谓“垄断行业”，似乎是因为受了垄断企业和官僚特权的欺负，才迫使他们“不得不”压低工人的工资。多么可怜的资本家呀！

不过，我劝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是头脑清醒一点。你们这些招数，过去也许灵验，但是这一次，一定要慎用。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客观上是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的。为了缓解这个矛盾，所有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都必须要靠政府干预，都必须搞一些国有企业。经过几十年的私有化，中国现在所残余的各种政府经济职能以及国有企业已经是为了维持一个正常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转必不可少的了。你们自己偷税漏税，政府就靠国企那点利润（再加上卖土地）维持着。你们再帮着外资、买办把国企搞

垮了，你们自己又不肯缴税，还逼着政府减税，那么政府怎么维持呢？政府维持不了了，谁来维护你们的共同利益和一般利益呢？

当然，据说你们都痛恨政府的腐败。且不说，过去你们一贯勾结腐败贪官搞垮了国企，侵吞了大批国有资产，灌满了你们的第一桶金。就说眼前吧，你们需要政府官员为你们做事，总要给人家付点服务费吧。你们既要维护你们的私人财产制度，又幻想为你们服务的政府官员可以清正廉洁，这现实吗？既要马儿埋头走资本主义的道，又要马儿不吃草，那是不可能的。你们既然要搞资本主义，就必须面对政府腐败的现实。

至于你们拼命挑唆一般劳动群众与国有企业职工、公务员之间的矛盾，那就更要小心。这些国企职工和公务员可都是掌握着你们资本主义经济关键部门的。人家之所以还给你们干活、卖命，还不就是图着眼前的工资和待遇比所谓“竞争行业”的血汗工厂、N连跳稍好一些，稍微“人性化”一点。连这点好处，现在你们都不想给人家。你们已经逼反了老工人，正在逼反新工人，再把国企职工、公务员逼反了，是不是你们自己的日子也不想过了。

新一届中央即将上任，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形势怎么办？替中央着想，如果你们是真的想搞资本主义，真想维护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而不是维护一帮弱智资本家的眼前利益和个别利益，那你们就要敢于动资本家的奶酪。只有动了个别资本家的奶酪，才能保住为整个资产阶级服务的奶牛。

如薄熙来同志所说的，必须“分好蛋糕”。所谓分蛋糕，那么与做蛋糕是不同的。套用你们自己过去爱说的一句话，必须不仅进行“增量改革”，而且还要进行“存量改革”。也就是说，必须从某些人的蛋糕那里实实在在地切下一块，分给另外一些人。

过去一届政府，虽然讲了很多“以人为本”一类的漂亮话，落到实处的，都是“以资为本”。实在不行了，就从政府自己的蛋糕里切下来那么一小块，给劳动群众撒点面包渣。

这个方法现在已经不灵了。政府现在已经到了只有靠卖土地才能维持的地步，这就说明，政府自己所剩的蛋糕已经严重不足了

由于过去一届政府遗留下来的“深层次”矛盾太多，新一届政府要打开局面，就必须勇于动资本家的奶酪，勇于切资本家的蛋糕，这样才能保住整个资产阶级的奶牛。具体说，不但不能给资本家减税，还必须给资本家增税。增税的办法有很多，比如取消出口退税、征收房地产税、征收遗产税、调高高收入者所得税率等。只有给资本家增税，才能给劳动者涨工资，才能扩大就业。即使增税增到像温州那样的假冒伪劣、像富士康那样的血汗工厂纷纷破产，也丝毫不可惜，可以倒逼“民营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吗。如果升级不了，那么按照“市场规律”，理应淘汰，过去你们就是这样要求国营企业的吗。

如果新一届政府能够从资本家那里拿过来 10000 亿元（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巨大不义之财相比，这不过是九牛一毛），按照一个劳动者年收入 25000 元（月收入 2000 元）来计算，足可以创造 4000 万个就业岗位。如果新一届中央领导有魄力、有胆识，大胆搞一个解决 4000 万人就业的大型公共就业计划，则不仅可以部分解决中国经济内需不足的问题，而且还可以大大赢得民心、巩固执政地位。

让资产阶级出一点血，以微小的代价，就可以换来经济维稳、社会维稳双赢的巨大收益。良策在此，就看中央敢不敢用？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鼠目寸光，连这样一点点利益也不肯放弃。或者，中央其实并不是真想搞资本主义，而是希望资本主义尽快垮台。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央就不妨参照南方系和所有主流经济学家的建议，将剩余的国有企业也尽数私有化，给资本家减税，同时将国有企业职工和公务员的工资待遇都尽量压低，甚至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如果这样做，那么一定可以保证资本主义危机早日爆发。

注：

[1] 假设中国未来的资本产出率达到 3:1（相当于美国现在的资本产出率），再假设折旧率为 5%，长期经济增长率为 5%，则可以计算出合理的投资占 GDP 比重为：

$$3 * (5\% + 5\%) = 30\%。$$

## 关于当前形势的几点估计

李民骐（2012年3月26日）

### 一. 关于当前历史形势的总的估计

重庆事变，对于正处于上升势头的马列毛左派以及一般的革命、进步力量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尽管发生了这个损失，目前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有利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不利于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这个基本趋势决不因重庆事变而有丝毫的改变。时间，对左派有利，而对右派不利。

目前的国内外形势，不同于1989年，也不同于九十年代或本世纪初。资产阶级可以无所顾忌、肆无忌惮地向无产阶级进攻和反攻倒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目前的形势，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总危机的初期阶段，中国资本主义的虚假繁荣即将破产。经过几十年的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中国广大劳动人民虽然尚未彻底觉醒，然而已经相当觉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空前分裂。

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无论发生怎样的波折，马列毛左派、无产阶级、一般革命和进步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而资产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加深、资本主义危机日益临近、资产阶级统治困难日益增加并越来越难以应付；这一总的趋势是决不会改变的。

当然，在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总趋势不断发展的同时，事物从来不是沿着一成不变的趋势直线运动的，而总是要遵循波浪式前进的规律。会有比较顺利的时期，也会有比较困难的时期。目前属于比较困难的时期。但是，只要马列毛左派，能够坚定立场、坚守信心，紧密依靠和联系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善于斗争，就一定能够渡过暂时的困难，迎来革命形势加速发展的曙光。

## 二. 重庆事变与目前的暂时困难

重庆事变是资产阶级内部矛盾严重激化并且公开化的结果，而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反映了两大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正是因为在过去几年，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以及国内阶级矛盾的发展，力量对比初步发生了对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有利的变化（反映为工人运动的初步兴起以及群众性的唱红、拥护毛主席活动），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红二代”以及国有企业官僚资本利益集团）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出现了向人民靠拢的倾向，并在有限的范围内（重庆）进行了有限的社会改良尝试。这些改良措施，给重庆人民带来了一定的实际利益，因而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以及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拥护和同情。

由于重庆改良尝试失败，在今后的一定时期，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将受到一定的损失。首先，在重庆，右派反动势力预计将全面回潮。黑社会、黑律师以及依托黑社会和黑律师的一大批私人资本家将全面复活，并对劳动人民实施反攻倒算。重庆人民首当其冲。不仅资本家的剥削将变本加厉，一般劳动群众的生命财产也将朝不保夕。

在全国范围，资产阶级右派全面掌握政权后，势必全面推行国企私有化。私有化的程度、速度将取决于国企工人阶级的反抗程度，也取决于残余的国企官僚资本利益集团的抵制程度。在最坏情况下，剩余的位于能源、铁路、金融、电信等领域的国有企业将在几年内基本私有化并为跨国公司所控制，使工人阶级利益蒙受重大损失。

在资产阶级右派全面掌握政权后，也必然要加紧对马列毛左派和社会上的一般左派展开文化围剿。根据目前的国内外综合力量对比，在一般情况下，资产阶级右派尚不敢实行赤裸裸的法西斯统治。在一定的、比较狭小的范围内，左派网站以及网上言论将可能继续存在，但是必然会受到种种骚扰，并为右派媒体和言论所包围。在最恶劣情况下，左派

必须准备资产阶级右派撕去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法治”的伪装，实行赤裸裸的法西斯镇压。

由于当前总的历史形势以及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只要马列毛左派在精神和实践上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无论资产阶级采取怎样的伎俩，马列毛左派都必然能够挫败资产阶级的阴谋并立于不败之地。

### 三. 重庆事变的积极影响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各方面都积累了所谓的“深层次矛盾”。要缓和这些矛盾，稳定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唯一的办法是资产阶级必须在相当程度上向无产阶级出让自己的局部利益，以保全自己的长远和根本利益。

为此，资产阶级必须要与无产阶级妥协。所谓，妥协，不是开诸如“政治体制改革”一类的空头支票，而是资产阶级必须实实在在地拿出一些真金白银，向无产阶级做出大的、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不致命的让步。实际上，这就是薄熙来所说的“共同富裕”。

然而，重庆事变说明，资产阶级内部的力量对比不允许资产阶级的某一派进行比较认真的社会改良。这就从根本上堵死了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实行认真改良并缓和阶级矛盾的可能性。一旦阶级矛盾激化，这种矛盾，就只能以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的方式来解决。

近年来，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不仅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加强了，而且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也激进化了。由于资产阶级的剥削和掠夺对象从无产阶级扩大到小资产阶级，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也陷入买不起房、结不起婚、养不起老以及毕业即失业的困境。其中一部分，在政治上激进化，成为马列毛左派的来源之一。

尽管如此，小资产阶级的主流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对在“体制内”解决各种矛盾抱有幻想。其中相当一部分，幻想着随着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并进而上升为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和利益也可以随着中国资产阶级水涨船高。然而，由于重庆事变以及世行报告事件，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陷入了极大的绝望，与资产阶级右派的矛盾严重加深。原来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立场的大批民族主义青年思想迅速左倾化。这样，无产阶级在政治斗争中的潜在同盟军就极大地扩大了。

重庆事变使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公开化了。中国资产阶级内部有三种主要力量：“红二代”及国企官僚资本利益集团；主要与美欧帝国主义和跨国公司利益相联系的大官僚买办资本家集团；和一般私人资本家集团。目前掌握政权的是大官僚买办资本家集团，他们与一般私人资本家集团共同构成中国资产阶级的右派。重庆事变后，随着国企全面私有化和军队领导权的易手，“红二代”的势力可能被全面边缘化。

目前，资产阶级右派的基本计划是对外全面投降美帝和跨国公司，对内顽固拒绝对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做任何实质性的让步（少量蜻蜓点水、撒胡椒面式的“民生措施”除外）。而在基层，由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腐朽，将全面依赖黑社会维持统治。

由于资产阶级内部矛盾严重激化及“红二代”面临被全面排挤的命运，一旦阶级矛盾全面激化，不排除资产阶级中以“红二代”为代表的一部分，将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方面靠拢，乃至参加革命阵营。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在政治上将对无产阶级有利。

#### 四. 危机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

在经过约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已经近乎枯竭，危机爆发只是早晚的问题。一旦经济危机爆发，本已极端尖锐的各种阶级和社会矛盾，将一发不

可收拾，资产阶级统治将全面瓦解。这个论断，不是随便说的，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应用于中国当前的社会和经济实际所必然得出的结论。

只要是搞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要爆发经济危机。而凡是资本主义经济，一般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以后，都不可避免地要遭遇比较大、比较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比如，美国、日本、韩国和巴西等国在历史上都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在比较大的危机发生以后，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资本主义在不改变其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在其自身制度范围内进行比较大的调整，调整阶级关系、缓和阶级矛盾，为资本主义经济恢复正常运转创造必要的历史条件。还有一种可能是，资产阶级，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顽固地拒绝进行必要的社会改良，从而使阶级矛盾全面激化，并不得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革命的形式来解决。统治阶级如果什么都不想失去，最终必然失去一切。

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其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资本主义企业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说的所谓“内需不足”的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的“繁荣”完全依靠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因此，在中国资本主义条件下，广大劳动人民购买力不足的问题特别严重。然而，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依靠高投资、高出口，这个矛盾被暂时掩盖起来了。现在，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以及未来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无法通过对外出口掩盖或者难以掩盖很久了。靠房地产泡沫支撑经济也非长久之计。在这种情况下，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承认，如果不提高“内需”、增加“居民收入”，经济危机将势所难免。

问题是，怎样才能缓解当前的阶级矛盾和经济矛盾，使中国资本主义避免发生比较大的危机呢（要完全避免经济危机当然是不可能的）？既然问题在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

不足，那么“解决”问题的方案实际上也不复杂。那就是，在资产阶级拥有十分巨大的剩余价值的前提下，由资产阶级将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让出来，用于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或社会福利开支，既缓和阶级矛盾，同时又有助于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而资产阶级所保留的剩余价值仍然足以保证正常的资本主义积累。这实际上就是类似于美国大萧条以后罗斯福所进行的新政改良，一定意义上也是重庆模式所指引的方向。

就中国目前的国民收入来说，按国内生产总值 50 万亿元计算，目前劳动者收入约 20 万亿元，资本家财产收入和企业利润约 15 万亿元，政府初级分配收入（即政府间接税收入）约 7.5 万亿元，另外固定资产折旧约 7.5 万亿元。

据笔者估算，要解决中国的内需不足问题，实现中国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则劳动者收入至少需要从目前的约 20 万亿元增加到 27.5 万亿元（即由约占 GDP 的 40% 增加到约占 55%；笔者作为专业经济学家，对这一估算结果负责，在此不详述有关推导、论证过程）。问题是，要给全国劳动者增加总收入 7.5 万亿元（大约相当于给城乡每个劳动者每年增收一万元），这笔钱由谁来出呢？

按照资本家和右派学者的如意算盘，这笔钱应当完全由政府来出。如果人们听信右派经济学家、南方报系的鼓噪，这些年来，又是“国进民退”，又是所谓“垄断利润”，还有“卖地敛财”，政府财政必然极其宽裕、富得流油。资本家没钱给工人发工资，全是政府和国企压榨造成的。实际情况呢？

中国各级政府的间接税、直接税和各种财政收费相加，不过约 10 万亿元。即使加上国企利润，也不过约 11 万亿元。而政府开支中，仅各级官员、公务员工资即约 5 万亿元，其他各种日常公务开支约 2.5 万亿元，政府拥有的各种建筑和设备的折旧、日常维修以及军备开支又有约 2.5 万亿元。这 10 万亿元是任何资产阶级政府都必须要花，绝对不能省的。这还不算资产阶级政府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整体利益所必须进行的调节各种宏观经济和社会矛盾所必要的开支，还不算国企为了维持正常的扩大再生产所必须进行的投资。

除非是要资产阶级政府破产，否则现在政府部门哪里有能力将“居民收入”和社会福利开支提高到为“启动内需”所必要的水平？

要解决所谓内需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资产阶级自己要拿出真金白银。自己先富了，别忘了再培养一批“工人贵族”，实现“共同富裕”。如上所述，中国资产阶级经常性收入高达 15 万亿元。即使让出 7.5 万亿元，剩下的钱仍然足够资产阶级花天酒地。

然而，由于当前世界资本主义总的特点，也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上述的理论上的改良可能性在现实中却转化为不可能性，从而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最终只能以全面激化的方式来解决。

就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的总特点来说，当前的世界资本主义已经不是上升时代、成熟时代的资本主义，也不是世界社会主义暂时受挫、新自由主义风靡一时、各种反动潮流回光返照时代的资本主义，而是已经进入了总危机、从世界历史角度来说即将崩溃即将灭亡的资本主义。对此，本文不详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笔者其他相关著作）。

就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来说，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中国资本主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暂时受挫、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二，中国资本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既不处于帝国主义和核心的地位，也不处于最外围的地位，而是属于半外围。

由于上述两个基本特点，中国资本主义的财富大体上一分为三。大约有三分之一直接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另外有三分之一，掌握在大官僚买办资本家手中，他们的财富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通过侵吞国有资产积累起来的。最后剩下的三分之一，才属于一般的私人资本家。

跨国公司的财富，中国的资产阶级政权是绝对不敢触动的。至于大官僚买办资本家掌握的财富，他们虽然财大气粗，但是谁也不愿意为资产阶级整体利益做无偿牺牲。至于所谓中央，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来强制大官僚资本家服从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这样，资产阶级所拥有的 15 万亿元的年收入里，只剩下一般私人资本家所掌握的约 5 万亿元可以触动。然而，即使是所有私人资本家倾家荡产，也拿不出社会改良所需要的 7.5 万亿元。不要说 7.5 万亿元，就是只要私人资本家拿出 1 万亿元，也足以让大批资本家破产并动摇资本主义积累的基础。

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所面临的进退维谷的困境。

## 五. 革命的来临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薄熙来是当今中国政治舞台上少有的、最卓越的政治家。薄熙来在重庆领导“唱红打黑”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心血来潮。第一，是由于他个人的政治抱负。其次，作为“红二代”的政治代表人物，薄熙来领导“唱红打黑”代表了“红二代”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反击。

资产阶级中的官僚买办大资本家集团，为了其本集团的狭隘利益，不惜牺牲中国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和中国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前途。由于在非法私有化中积累了亿万财富，资产阶级右派企图通过改旗易帜、与共产党切割并牺牲“红二代”的方式实现在政治上的完全合法性，并通过这种方式将其巨额非法财富“洗白”。通过改旗易帜和消灭“红二代”，资产阶级右派又可以进一步将剩余的国有资产全部鲸吞干净（当然，也不排除给少数愿意投诚的“红二代”分一小杯羹）。面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咄咄攻势，“红二代”长期以来麻痹大意、无所作为。只是到了近年，已经退无可退，才勉强进行了一次失败的反击。

如果仅仅考虑以上两个因素，那么，薄熙来及其重庆模式，将不过是历史的过眼烟云，不仅无关历史大局，也难说是中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事实是，薄熙来以及重庆模式，绝不仅仅是单纯的权力斗争的产物，也并非仅仅是资产阶级内部矛盾的表现。客观上，正是因为看到了马列毛左派以及一般进步力量的发展壮大，正是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发生了相对于无产阶级初步有利的变化，薄熙来才敢于唱红，以薄熙来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中一部分较有远见的人物才有了向劳动人民一边靠拢的动机。

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这是当今中国最主要、最基本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也是几十年资本主义发展必然要产生的后果。

只要是发展资本主义，或迟或早，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无产阶级的觉悟就必然产生和提高，无产阶级就必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组织起来，直至产生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政党。这是马克思主义早就揭示的基本原理，并且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所证明。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发展符合这个历史规律。近年来，巴西、韩国等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也符合这个规律。

就中国来说，目前非农业劳动者占全社会劳动者的比例已经达到 60%，并且每年增加约一个百分点。按照这样的速度，2020 年，可以达到 70%，2030 年，可以达到 80%。预计到那时，无产阶级就将占全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

根据中国工人运动目前的发展趋势，以及其它国家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可以预期，在未来 10 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工人运动将进入前所未有的高潮。这是比较有把握的。

工人运动高潮一旦爆发，前途可能有两个：社会改良或是社会革命。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是，面对工人运动高潮，资产阶级可能做出一定的让步、实行一定的社会改良，通过让步和改良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得到缓和，从而恢复稳定

的阶级关系和正常的资本积累条件。在所有资产阶级学者看来，中国社会未来的变化，无非也是这种前途。

然而，如上节所述，中国未来的工人运动高潮，将面临着全新的国外、国内历史条件。仅就国内方面来说，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社会改良的最基本的前提是，资产阶级必须对无产阶级做出重大的、实质性的让步。这种让步必须不是虚的，而是实的；必须不仅仅是政治方面的（如多党制民主、独立工会等），而且是经济方面的。资产阶级不交出真金白银，则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不能起到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反而可能激化原有的一切矛盾。这种让步，不仅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所必须的，而且更是为了恢复资本主义积累的正常条件所必须的。

但是，现实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来进行这样的社会改良，更是不愿意交出任何的真金白银。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要爆发；而且危机一旦爆发，则正常的资本主义积累很难恢复。

列宁曾经指出，革命爆发的条件，是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一旦资本主义危机爆发，而资产阶级又没有任何办法来恢复正常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关系再生产，中国社会就必将出现“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局面。

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同，中国的无产阶级是经历过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点。

过去国企的老工人、老工人的后代以及现在国企的许多职工，既有过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验，也在资本主义复辟后吃过二遍苦、受过二茬罪，又在反私有化斗争中积累了斗争经验，因而往往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从内心深处向往社会主义。这是马列毛左派可以依靠的最基本的阶级力量，总人数在全国范围约达到一亿。

在私企“血汗工厂”遭受残酷剥削的新工人（学生工、农民工），目前已经发展到三、四亿人。在近几年的阶级斗争中，新工人已经表现出了初步的阶级觉悟和组织斗争的能力。新工人在政治觉悟方面仍然处于比较空白的状态，这是由目前中国资本主义统治仍然暂时稳定的现实所决定的。

一旦中国资本主义危机爆发，并出现了革命形势。那么，完全可以预期，广大新工人的政治觉悟将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并且在实际斗争中将受到老工人及老工人后代的影响和领导。

在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先进工人的领导下，中国的无产阶级完全有可能突破各种陈规戒律的束缚，将斗争推进到资本主义腐朽制度的狭隘界限所无法容纳的范围，从而造就一个“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全新历史局面。

或许只有到了那个时候，重庆事变的真正的、长远的历史意义才能够全部体现出来。

## 就时事接受 Real News 网络电视台采访

李民骐（2012年3月27日）

红色中国网主编、美国犹他大学经济学副教授李民骐 3月24日就中国近期时事接受 Real News 网络电视台高级编辑保罗·杰的采访。Real News 网络电视台是北美最大的网络电视台之一，在国际左翼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有广泛影响。保罗·杰是加拿大著名记者、媒体人士。

杰：欢迎观看 Real News 网络电视台。我是保罗·杰。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重庆市的市委书记薄熙来，近日被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免职。通过这件事，将对党内斗争产生怎样的影响？而由此引起的党内斗争，又将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为此请到了李民骐先生。李民骐是犹他大学副教授，专长为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经济。1990年至1992年期间，李民骐先生曾因政治问题遭到监禁。他著有“新自由主义之后：帝国、社会民主还是社会主义？”等著作。欢迎你，民骐。

李：谢谢你，保罗。

杰：请说明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发生了什么事？这次党内斗争的意义是什么？

李：事情是这样的。3月15日，中国共产党宣布，免去薄熙来重庆市市委书记的职务。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发展。这证明，党内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分歧已经十分深刻。由于这一最新的发展，看起来，党内的右派，即党内主张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道路的派别，取得了一次重要的胜利。

杰：你说到左派和右派。但是我们读了《纽约时报》，《纽约时报》把薄熙来描绘为一个“老式的强硬派分子，而且是腐败的”。《纽约时报》说薄熙来运用党所掌握的国家机器来对付他自己的敌人，以及诸如此类的内容。

李：《纽约时报》自然会这样来描绘这个事件。然而，事实是，由于中国社会、中国经济的矛盾不断增长，在共产党内部，无论是在利益方面还是在政策方面，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分歧。右派的领袖是诸如温家宝等人物，他们代表中国共产党内部最腐败同时也最富有的势力。有消息说，某家族已经积累了上千亿元的财富。另一方面，党内的另外一些派别认为，在经历了多年资本主义发展以后，中国需要某种形式的抑富济贫的财富再分配。他们认为，这样可以给党、给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带来更多的稳定。

杰：那么，薄熙来的政策是怎样导致他与右派对抗呢？

李：薄熙来因为在重庆推行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活动而著名，这也同时打击到了那些与当地黑社会有联系的地方资本家的利益。通过打击有组织犯罪，薄熙来还推动另一项运动，即“唱红歌”运动，通过这些红歌来宣传一些思想，让人们联想到毛泽东时代。

杰：那么这些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歌曲。

李：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与早前的共产党革命相联系的歌曲。

李：除了这些运动以外，在过去几个月中，薄熙来越来越多的谈论共同富裕。在中国现在的语境中，所有人都了解，薄熙来所说的共同富裕指的是将收入从富人手中再分配到穷人那里、从资本家手中再分配到工人那里。

杰：那么这些，这些政策，是真的吗？我是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现在似乎是这样描述（薄熙来）。在我看来，按照西方媒体的报道，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一些空谈，薄熙来利用一些迎合民心的词藻，而实际上讨好他自己的朋友、打击他自己的敌人。

李：我想，你恐怕很难在世界上找到一个不做一些对自己朋友有利的事的政治家。但是就重庆来说，至少，薄熙来确实逮捕了一些非常强大的地方犯罪集团，并将他们判刑，而这些人薄熙来到重庆以前曾经十分猖狂。这些政策在重庆当地老百姓中非常受欢迎。现在正在发展的一个事态就是，薄熙来被免职，对于大众对共产党的支持到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杰：因为薄熙来在重庆当地非常受欢迎？

李：对，他在重庆非常受欢迎，并且也在全中国的底层社会阶级中越来越受欢迎。

杰：让我们回到这件事本身。这件事的爆发，很出人意料。薄熙来的一个副手，去了美国大使馆[编注：应为领事馆]。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你说的这个人，王立军，是重庆当地的公安局长。显然，他进入了美国在成都的领事馆，成都是四川省的省会，那是在二月中旬。事情的细节仍然不清楚。有各种各样、互相矛盾的谣传。根据一个版本的说法，王立军，除了打击重庆地方的有组织犯罪以外，开始调查某中央领导的妻子，或许还包括他的儿子，调查他们的腐败问题及与商界的关系。这个中央领导，于是从中央派人，逮捕了王立军的助手。王立军因而惊慌失措，于是进入了美国在当地的领事馆。这是这件事的一个版本。但是目前无法证实这是否准确。

杰：后来，王立军离开了美国领事馆，然后被逮捕，现在仍然被中央政府拘禁。是这样吗？

李：是这样。

杰：那么这件事，是在这位市委书记与党的其他领导人之间的一次斗争吗？还是象征着党内更大范围的分裂？或者说，薄熙来在党内得到多大程度的支持？

李：在这次事件以前，人们认为薄熙来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拥有显著的支持。在九人最高领导中，可能有五至六人支持薄熙来。但是现在看来，右派的权力基础要强大得多。

杰：那么现在的情况是怎样？薄熙来在哪里？他被免职了。但是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他仍然是人数较多的政治局的成员。他不再是（重庆市）市委书记了。接下来会怎样？他仍然没有被指控，是这样吗？到目前为止，仅仅是职务变动。

李：薄熙来没有被指控。你说的对，他仍然是由 25 人组成的政治局成员，政治局是中国共产党内重要性居于第二位的决策机关。那么目前，薄熙来自己的情况到底怎样，仍然不清楚。有谣传说，他很安全，在北京他自己的家中。也有谣传说，他已经被软禁。所以还要再等等看。

杰：那么，在你看来，就未来而言，这种斗争继续发展下去，你预期会怎样发展？关于这一点，目前来说，是否有任何迹象可以说明任何问题？

李：首先，这件事看起来加深了党内的分歧。然后，第二点，如果右派占了上风，他们可能会着手实现他们的全盘私有化的计划，将剩余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如果是这样，这将会加速中国社会和经济危机的到来，因为现行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政策已经越来越不被中国人民所欢迎了。

杰：为什么？我是说，我们听到的都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永远不断增长的 GNP，等等。

李：当然，官方数据总是说中国的 GDP 在快速增长，但是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中国人民恐怕感觉不到这种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日益增加的不平等，也因为民众普遍认为，财富高度集中在精英手中，而这些财富往往是不合法的或不合理的。所以人民对日益增长的不平等越来越不满，从而也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不满。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薄熙来得到越来越多的拥护，因为薄熙来提出了更加平等地分配收入和财富的可能性。但是，因为薄熙来被免职，在很大程度上，很多人因此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要想进行改革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不平等的趋势再也不能被抑制了。如果是这样，这将会促进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到来。

杰：是否有迹象，可见的迹象表明，薄熙来以及上述的改革要求得到拥护，比如抗议活动或者媒体报道？

李：事实上，有这样的迹象。但是不是在主流媒体上，而是在网络上，对薄熙来的拥护十分强烈。事实上，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境内的几个主要左派网站遭到关闭。

杰：好，非常感谢你，民骐。我们会继续关注事态发展。

李：噢，非常感谢。

杰：感谢各位观看 Real News 网络电视台。

英文视频地址：

[http://therealnews.com/t2/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1&Itemid=74&jumival=8117](http://therealnews.com/t2/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31&Itemid=74&jumival=8117)

## 致乌有之乡网站站长

李民骐（2012年3月29日）

范景刚同志：

刚刚读到在乌有之乡上发表的你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的完整内容。在重庆探索遭遇挫折、中国政治形势复杂化的今天，乌有之乡能够利用主流媒体的一些渠道，发表自己的观点，捍卫重庆模式、反击右派的诬蔑，同时揭露某些政治投机分子，这是可取的。然而，我不得不指出，这份采访记录稿，在包含了很多正确内容的同时，也有不少错误的和不很正确的内容。对于这些错误的和不很正确的内容，如果不加以纠正，不仅不利于左派内部团结，而且恐怕不利于乌有之乡未来的发展，乃至整个左派未来的发展。

我注意到，在回答记者关于“左派内部是否出现了某种分化”的问题时，你除了阐述乌有之乡自己一贯的立场观点以外，又特别说明“而与此同时，一些对共产党现状更为悲观因而采取的态度和主张更为激进的最革命的教条派从2009年起就在猛烈地攻击乌有之乡是保皇派，他们主张传统的暴力革命道路。这次薄王被免职之后，他们高兴于所谓改良主义的破产，证明他们的革命之路的正确。”

在回答记者关于“极左和中左的观点对立”、“极左对社会具有潜在危害”这个问题时，除了将乌有之乡的立场定性为“中左”以外，你又认为“我谈到的极左是打着马列毛旗号主张联合右派势力甚至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先推翻我国现政权而后再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潮，这种思潮在社会上影响不大，但是在毛派内部有一定影响。”

毋庸讳言，在广义的、持拥护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立场的左派内部，确实存在着有关路线方针的分歧。在这些分歧中，既有教条主义的问题，也有机会主义的问题。在机会主义问题中，既有幻想依靠资产阶级民主的机会主义，也有幻想依靠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国家主义的机会主义。这些分歧，虽然严重，但在目前阶段、在左派内部，不是根本不可调和的对抗性冲突，而是广义的革命与进步阵营内部的冲突。这些冲突不是通过单纯的网上论战可以解决的，而只有通过长期的革命和斗争实践才能解决。我相信，经过一个比较长时期的革命实践，绝大多数的左派同志在思想上和觉悟上会逐步地成熟起来，会逐步地团结到正确的马列毛路线的周围，形成一个统一的、坚强的左派革命营垒。

所以，我们今天不急于解决这些分歧。然而，将左派内部的这些分歧暴露在资产阶级媒体面前，并且当着资产阶级的面，在乌有之乡与其他左派同志之间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这就十分不妥当了，甚至会引起极大的误解乃至负面影响。

范景刚同志，你将与乌有之乡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定性为“主张传统的暴力革命道路”并且意图“先推翻我国现政权”，然后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堂而皇之地发表出来，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是为了将乌有之乡与“极左派”切割，从而将乌有之乡保护起来的目的吗？在资产阶级、反动自由派、汉奸买办卖国势力那里，乌有之乡就是“极左派”，就是“文革余孽”，这恐怕是不以乌有之乡同志的主观意见为转移的。能够被汉奸买办卖国势力认定为是“极左派”，这本是乌有之乡的光荣，而不是乌有之乡的包袱。

当然，确有个别同志，在网上发表一些对自己也对别人不负责任的言论。然而，同样的话，由某些不负责任的同志自己说，与由乌有之乡的代表作为一种指责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出来，其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试想，如果资产阶级依据范景刚同志的定性，按图索骥，将“极左派”等“文革余孽”一网打尽，果真发生这样的情况，乌有之乡将何以自处呢？乌有之乡要不要负政治责任呢？真到了那个地步，于乌有之乡在左派内部的声誉何益？于整个左派大局何益？于乌有之乡的局部利益又有何益？

我相信，绝大多数马列毛左派同志，过去与现在，都承认乌有之乡在反对右翼自由派、反对汉奸买办卖国势力、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为乌有之乡所取得

的成绩感到高兴。我现在仍然认为，乌有之乡对于整个左派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并衷心希望乌有之乡在未来若干年更上一层楼，更加发展壮大。

在重庆事变之前，乌有之乡的方针是“反腐除奸，整党救国，大众民主，共同富裕”、“党内外体制内外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争取复兴社会主义”。虽然左派内部不同同志的具体表述不同，我个人认为，在重庆事变之前，乌有之乡的这些方针是基本符合中国现实的阶级力量对比以及斗争要求的。

在重庆事变之后，我想，在乌有之乡内外，不可避免地都要面对“体制内的共产党人”到底还有谁的问题。无论是乌有之乡，还是左派的其他派别，都要面对前途在哪里、光明在哪里、如何克服现在的暂时的困难等问题。

在当前的政治力量对比条件下，新自由主义的反动将继续，私有化的反动浪潮将猖獗一个时期，帝国主义与国内汉奸买办势力将更加紧密地勾结，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将蒙受新的损害。这些，在未来几年内，恐怕难以逆转。那么，是不是中国就完了，中华民族就完了，劳动人民就没救了呢？

我的看法不是这样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光荣的民族之一。中国人民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传统。中国的无产阶级是受过毛主席教育的、有自己独特优点的无产阶级。无论将来遇到多么大的困难，经历多么大的劫难，中国都不会亡，中华民族不会亡，中国的无产阶级更不会亡。

毛主席就曾经说过，决不相信人民为了翻身解放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所谓在“全球化”条件下，人民为了翻身解放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是悲观失望和失败主义的，也是不符合当前世界政治的实际的。

一切事物走到极端，就必然开始走向它自己的反面。新自由主义反动派以及汉奸买办卖国势力越是疯狂地表演，就越是在准备他们自己灭亡的条件。

我个人建议，所有拥护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的左派力量团结起来，将火力对准新自由主义反动派、汉奸买办卖国势力、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相信无产阶级，相信广大人民群众，坚决地指出新自由主义反动、资本主义复辟必然失败和灭亡，坚决地相信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为我们的胜利而准备，为敌人的失败而准备。只要有这种信心、有这种准备，就必然能够渡过眼前的暂时困难，在不远的将来迎来胜利的曙光。

以上意见妥否，盼范景刚同志或乌有之乡其他同志在适当的时候给予答复。

此致

敬礼

李民骐

3月29日

## 危机与革命

### 远航一号（2012年4月24日）

中国目前的阶级斗争形势在激化。目前这种激化，相当程度上仍然采取的是统治集团上层（即资产阶级上层）内部矛盾严重激化的形式，广大人民群众暂时还没有全面地、公开地卷入当前的政治斗争。在以往的评论中，我们曾经多次提出，中国革命高潮爆发的时间，大约在未来 10 年左右。我们目前仍然坚持这个判断，当然也不绝对排除革命高潮提前来临的可能性。

过去几期的红色经济观察对于这个判断做了比较具体的说明。红色经济观察第 5 期认为，根据中国资本主义目前的发展趋势以及其它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中国的工人运动高潮很可能在 2020 年以后来临，届时，中国工人阶级将作为一支强大的力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影响和决定中国的政治前途。

红色经济观察第 6 期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推断，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利润率趋于下降，2022 年以后，中国经济很可能遭遇重大经济危机。红色经济观察第 7 期对中国未来的进口和出口增长做了一定的合理假设，并据此判断，中国的贸易平衡有可能在 2016 年以后转为逆差，至 2022 年贸易逆差占 GDP 的比重扩大到 5.5%，从而引起国际支付平衡方面的危机。

红色经济观察第 8 期着重分析了石油危机对未来世界和中国经济的可能影响。按照现有趋势，在 2020 年至 2030 年的整个 10 年时间中，中国在石油进口方面的支出占 GDP 的比重将接近 5%。根据其它国家的历史经验，如此高的石油进口支出很可能触发严重经济危机。红色经济观察第 9 期进一步指出，根据现有数据，中国煤炭产量有可能在 2026 年达到峰值并在此后趋于下降。随着中国煤炭产量下降，中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在 2030 年以后下降到 2% 以下并在 2040 年以后变为负值。

综上所述，我们有比较充足的理由，可以认为，在 2020 年以后、且不晚于 2030 年，中国资本主义势必陷入全面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由于这种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狭隘范围内已经无法克服，从而必然造成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局面。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届时的组织能力将比现在大大提高、思想觉悟也将比现在大大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要求也将比现在大大提高，工人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大大提高了的要求与资本主义危机的现实必然发生绝对的、不可调和的冲突。这种冲突必然又造成广大人民群众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局面。

综合以上几点，2020-2030 年之间，中国资本主义必然陷入全面的、不可克服的危机，中国革命高潮必然来临。

### **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克服的**

中国未来的资本主义危机能不能导致革命形势，这种革命形势又能不能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除了中国无产阶级能不能组成一个理论上正确、政治上成熟的马列毛革命政党并在这个政党的领导下贯彻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这一主要的主观因素以外，在客观上，主要取决于危机是否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内、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得到克服。

如红色经济观察第 5 期所介绍的，在韩国、巴西、波兰等国，在社会的无产阶级化（以及一般人口的城市化）达到一定程度以后都出现了工人运动高潮，出现了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局面。印尼、阿根廷等国近年也发生过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引起资产阶级统治危机的情况。然而，在这些国家，危机与工人运动最终都没有导致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垮台，工人阶级未能夺取政权。这除了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的大形势有关以外，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当时尚存在着一定的自我调整的空间。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通过实行一些有限的改良和让步，仍然能够恢复资本的正常积累，恢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正常再生产。

未来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将与以往的这些资本主义危机存在着根本不同。除了未来几十年时间都将属于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这个根本原因以外，从具体原因来说，如红色经济观察第 5 期至第 9 期所论述的，中国资本主义在未来所面临的危机将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是多种致命痼疾并发，从而必然致中国资产阶级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首先，如红色经济观察第 5 期所论证的，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化，而无产阶级化进行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对无产阶级有利的变化；如果资产阶级不得不对无产阶级让步，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必然减少资本家的利润率，导致积累危机。

如红色经济观察第 6 期所论证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长期高度依赖投资，必然导致“产出资本率”趋于下降，并进而导致利润率下降和积累危机。

如红色经济观察第 7 期所论证的，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陷于停滞的大环境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相对快速增长，必然导致越来越严重的贸易失衡。

如红色经济观察第 8 期和第 9 期所论证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对能源资源的大量消耗势必在不远的将来导致石油进口不堪重负以及国内煤炭资源的逐步枯竭。

要同时应付上述各方面的危机，并最终创造新的正常资本积累的条件，恢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正常再生产，中国资本主义最低限度需要在未来 20 年以内完成以下几个方面的调整：

（一）大幅度降低投资占 GDP 的比重，大幅度提高消费占 GDP 的比重，调整幅度约为占 GDP 比重的 25 个百分点。相应地，大幅度提高工农劳动者阶级占国民收入的份额（由现

在的约 35%提高到 2030 年的约 60%)，大幅度降低资本家阶级占国民收入的份额（由现在的约 50%降低到 2030 年的约 25%）。

（二）严格控制并大幅度降低未来的进口增长速度，确保进口增长速度约等于或低于出口增长速度。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对资本流动以及对外贸易实行全面的、严格的国家干预和管制，对于进出口和外资基本恢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管理办法（但取消一切经济特区和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通过国家计划对于外汇实行统一管理和使用。

（三）大幅度减少石油消费，大幅度降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力争在长期基本实现石油自给。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对整个交通运输系统实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改造，并实现完全的电气化。

（四）对整个能源工业实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改造，特别是用以太阳能为主的各种可再生能源在长期（2030 年以后）全面代替煤炭。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特点，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帝国主义跨国公司以及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上述第一条、第二条严重威胁到了这两个集团的基本利益，因而有不可克服的政治困难。上述第三条和第四条要求对国民经济的多个基本部门实行有计划、有步骤的大规模更新改造，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除了这些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性质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根本限制以外，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还面临着若干由资源、技术条件所决定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首先，如红色经济观察第 8 期所说，按照现有趋势，至 2030 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将增加到平均每天 1400 万桶，相当于每年 7 亿吨。如果要实现能源消费的电气化，那么，要代替 7 亿吨石油，需要约 5.9 亿千瓦的火电站，每年需要消耗 14 亿吨煤（相当于中国

2011 年煤产量的 40%) 或 7700 亿立方米天然气 (相当于中国 2011 年天然气产量的 7.5 倍)。

如果要采用核电, 则需要 4.4 亿千瓦的核电站, 相当于目前全世界全部核电装机容量的 120%。如果要采用风力发电, 则需要 14 亿千瓦的风力电站 (而中国全部陆上风力发电潜力估计为 2 亿千瓦)。

如果要采用太阳能发电以代替 7 亿吨石油, 则需要 23.5 亿千瓦的太阳能电站。如果在此基础上, 再以太阳能发电来代替 50 亿吨煤炭 (中国预期煤炭峰值产量), 则总共将需要 108 亿千瓦的太阳能电站 (代替 50 亿吨煤加 7 亿吨石油, 合计 32 亿吨油当量)。要建设 108 亿千瓦太阳能电站, 约需 16 亿吨钢, 相当于中国 2011 年钢产量的 2.4 倍。按照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最新数据, 每建设 100 万千瓦的太阳能电站, 约需投资 47 亿美元。据此计算, 108 亿千瓦太阳能电站的总投资成本是 50.6 万亿美元, 相当于中国 2010 年按美元计算 GDP 的 8.5 倍。

这些资源、技术条件的制约, 决定了 2020 年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是根本不可克服的。不可克服的危机必然极大地激化资本主义固有的阶级矛盾, 为新的革命高潮准备一切必要的客观条件。(当然, 资本主义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 也会给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造成很大的困难, 并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21 世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特点; 关于这些问题, 我们将在适当时候进一步阐述。)

## **革命形势**

在未来 10 年,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无产阶级队伍将进一步发展壮大, 一般人口的城市化也将进一步发展。随着劳动力队伍的无产阶级化以及人口的城市化, 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阶级觉悟和一般政治觉悟都将有很大的提高。与此同时, 通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反复的经济斗争和局部的政治斗争, 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也将积累相当的斗争经验并培养相当的组织能力。

在一定阶段，政治上要求民主权利和各种基本的政治自由，经济上要求八小时工作制、住房医疗养老等方面基本社会保障，将成为一般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要求。这些基本的和普遍的要求，在形式上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根本冲突，但是在当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中国资本主义所绝对无法容纳的。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少数的、但是相当一部分的无产阶级将会明确形成要求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重建社会主义的革命觉悟。这部分较为先进的无产阶级分子将在未来的革命高潮中发挥先锋和领导的作用。

随着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广泛提出政治上实现民主、经济上大幅度提高工资和社会保障的要求，资产阶级统治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一旦爆发全面的、不可克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资产阶级势必试图将危机的代价全部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通过加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来挽救危机。

这样，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有能力提出并且可以接受的最低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就必然要超过资产阶级统治所能够容纳的最高界限。一旦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就必然同时出现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和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局面，全国革命形势就形成了。

未来全国革命形势的最主要特点，很可能是全国范围的、普遍的、半自觉半自发的总示威和总罢工。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和各界人民群众都发动起来，广泛地采取各种各样的行动，提出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要求，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秩序普遍地陷于瘫痪。遍布全国的、多方向多角度的、五彩缤纷的、千千万万的广大人民群众斗争的汪洋大海，将国内外资产阶级完全包围起来。

面对人民革命斗争的浪潮，资产阶级能够采取的，无非是镇压和欺骗两个办法。一旦形成全国的革命形势，单纯的镇压办法是注定要失败的。一方面，在全国总示威和总罢

工的前提下，资产阶级的常备军警力量将不足以应付同时在各地爆发的、多种形式的人民斗争。另一方面，在全国革命高潮的形势下，资产阶级军警力量的基层官兵势必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并发生动摇。资产阶级政府将无法像在平常时期那样依靠军警力量作为镇压人民反抗的可靠工具。

最主要的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剥削为前提的。一旦少数关键行业（如煤炭、石油、电力、铁路）的工人阶级动员起来并发动全行业的总罢工，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就要陷入瘫痪。一旦出现那样的局面，资产阶级内部就会发生严重的分裂和动摇，相当一大批资本家就会主动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主张采取欺骗和有限妥协作为应付革命危机的主要办法。

一旦镇压的办法失败，那么资产阶级的基本策略就将是，在不危害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以及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做一些尽可能有限、尽可能空洞的让步。比如，资产阶级政府会许诺开放党禁、保障言论自由。在万不得已时，资产阶级政府还会许诺实行多党制民主，通过全民选举产生新的议会和政府。

但是，与此同时，除了绝不触动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外，资产阶级也会尽一切可能保全现有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全部实质方面。比如，除了保持资产阶级军队和武装警察力量完整以外，资产阶级还会特别注意保全他们的各级地方政府。这些地方政府会与地方上的黑社会势力相勾结，操纵和控制选举，甚至对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进行公开的镇压（比如，通过黑社会来进行肉体消灭；然后又通过“法治”、不搞“黑打”等办法来保护黑社会）。只要资产阶级的各级地方政府仍然完整，那么，资产阶级的一切民主和自由的姿态都将是毫无意义的（即使是资产阶级从中央政府中让出几个部长职位也无济于事）。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考中国所谓村民自治选举的实践以及埃及革命的经验教训。

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方面，一旦革命高潮来临，首要的任务，就是迅速形成一个统一的、有马列毛正确理论指导的、能得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比较广泛支持的革命政

党。无产阶级的、马列毛革命政党的基本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通过广泛的、不懈的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权。

为了达到这个基本的目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应当分成几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都取得一定的具体成果并为下一个阶段的斗争准备必要的条件，从而用一个阶段的胜利来争取下一个阶段的胜利，逐步扩大斗争成果，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有利的、最基本的历史条件是，中国未来的资本主义的危机将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无法克服的。全国革命高潮一旦爆发就不会停止下来。但是，通过采取正确的路线方针和策略，马列毛政党可以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比较短的时间取得胜利，并付出比较少的代价；而错误的路线方针和策略则可能拖延革命的胜利，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付出较大的代价，甚至使革命进程受到暂时的、严重的挫折。

在革命高潮的第一阶段，当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整个地、全面地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无产阶级和马列毛政党的主要任务是首先争取掌握一大批地方政权。根据巴黎公社、苏维埃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在革命高潮中，将出现一大批反映无产阶级和其他各劳动阶级利益的群众组织，在这些群众组织的基础上，完全有可能形成类似于革命委员会的地方革命政权机关，首先在一大部分地方打倒资产阶级的统治，铲除黑社会，并确保地方人民的基本自由和民主权利。

在革命高潮的第一阶段，无产阶级和马列毛政党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将主要关键行业（尤其是煤炭、石油、电力和铁路）的工人阶级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转变为可以为马列毛政党所掌握的力量。只要无产阶级和马列毛政党掌握了这些关键行业，就等于掌握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命脉，也就等于掐住了资产阶级的脖子，就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最终胜利准备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而在全国范围，无产阶级和马列毛政党的主要策略应当是尽可能迫使资产阶级做出实质性的、而不是空洞的让步，这种让步要实实在在地扩大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和经济权利，要有利于削弱资产阶级、发展无产阶级革命。

在这方面，马列毛政党要力求避免教条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特别要反对不加区别地打倒一切。如果马列毛政党不能够采取正确的策略，有可能迫使资产阶级各派团结起来，垂死挣扎、背水一战，大大增加无产阶级革命的困难。

正确的策略是利用资产阶级内部原有的以及因为全国革命形势而更加激化的矛盾，首先将斗争矛头指向极少数罪大恶极、全国民愤极大、积累财富最多、卖国劣迹又最多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主要代表。对于资产阶级中想要向人民靠拢的因素，应当网开一面，给予出路和政治上的地位。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以接受其中的个别人做全国革命运动在名义上的领袖。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如果在全国革命高潮的第一阶段，无产阶级和马列毛政党能够确实掌握一大批地方政权（如全国地方政权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全国关键工业的工人阶级能够确实发动和组织起来并接受马列毛政党的领导，马列毛政党能够采取正确的革命策略并最大限度地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无产阶级革命在全国的最终胜利就有了可靠的基础和保证。

## 黎明前的黑暗

### ——为红色中国网复刊致广大红色网友

李民骐（2012年5月1日）

毛主席教导我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条，造反有理！

在广大红色网友的关心和支持下，红色中国网自即日起正式复刊。红色中国网将在新的工作条件下，坚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努力结合当前中国革命的实际，遵循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 … 直至胜利，这一属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颠扑不破的历史逻辑，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革命真理。

红色中国网将积极与海内外各进步网站相配合，继续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为着追求革命真理的目的，为一切红色网友提供自由、开放的言论阵地，让错误充分暴露，让真理越辩越明。

目前，中国的左派力量发展遇到了一定的困难。这些困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继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完成之后，资产阶级右派又完全窃取了政权，并利用它们所掌握的政权，镇压一切敢于与他们展开斗争的革命与进步力量。只要中国的社会性质不发生根本变化，只要资产阶级右派继续掌握政权的局面不改变，左派力量在今后一个时期就必然要面对同样的或者类似的困难。

尽管左派力量遇到了这样的困难，但是目前总的历史发展趋势是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而不利于国内外资产阶级的。我们敢于下这样的结论，这是基于如下的认识：

（一）中国资本主义平稳顺利发展的时期已经过去或者即将过去；资本主义的一切内在矛盾正在起作用，这些矛盾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必然在不远的将来导致中国以及全世界的资本主义陷入严重的、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由于在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无办法，这将极大地加深资产阶级在各方面的困难。

（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并且将进一步导致无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中国的无产阶级队伍已经开展了广泛的经济斗争；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无产阶级必将作为一支强大的、有组织的阶级力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三）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并且将进一步导致农村半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随着农村半无产阶级大量加入无产阶级队伍，并参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国的无产阶级就拥有了广大的后备军与同盟军。

（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并且将进一步导致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随着大批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下降，沦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或者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向无产阶级靠拢，必然影响到他们的思想意识和政治倾向，使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乃至大部分逐步进步到同情无产阶级的态度和立场。一方面，这就使得资产阶级失去了一个他们过去的、曾经可靠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这就使得无产阶级获得了一支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同盟军。

（五）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并且将进一步导致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和分裂的加深。这种矛盾已经导致了资产阶级不同集团之间的公开的政治斗争。随着资本主义矛盾与危机的发展，资产阶级各集团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各地方之间的矛盾将完全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和激化。

（六）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有伟大、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受到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诲，有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其中先进的部分有着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的觉悟。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这个历史特点和优点，中国未来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战争只能以一个阶级彻底推翻另一个阶级、一个阶级彻底打倒和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方式来解决。

资本主义复辟猖獗一时，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所掌握的政权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极尽镇压之能事，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又是在当前历史阶段过渡的、暂时起作用的因素。

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不可克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必然爆发并发展为根本的、不可克服的危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同时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同盟军的扩大和资产阶级赖以维持统治的社会基础的缩小；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大团结，同时最终必然导致资产阶级的极度孤立和分裂；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特点和优点。所有这些，都是在当前历史阶段经常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

在过去和现在，资产阶级能够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无非是依靠反革命的两手：暴力镇压和对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分化瓦解。资产阶级能够有力量实行暴力镇压，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分化瓦解。

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造成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大团结，这是客观的、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大团结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指导的、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的两手。

只要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坚持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断地、反复地总结历次斗争的经验教训，在一次次失败中寻找一次次胜利的根据，就必然能够以革命的两手战胜反革命的两手，并争取到无愧于毛泽东旗帜的、光荣的和最终的胜利！

黑暗是暂时的，黎明终将来临！

## 建立广泛的、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革命联盟

### 远航一号（2012年6月1日）

原编注：红色中国网主编远航一号同志预定将于北京时间6月1日晚9点在红旗频道就“迎接世界革命高潮”的主题做音频报告。这是远航一号同志为报告准备的初稿，发表在这里，供红色网友参考。经过与其它同志的协商、探讨，远航一号同志在此基础上对报告内容做了修改，6月1日晚的报告内容将与这篇初稿有较大的不同。

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的战士，怎样认识和分析当前的政治形势？首先，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了。过去的三十年，是反革命复辟的三十年，是资产阶级统治猖獗的三十年，也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饱受剥削和压迫、吃尽二遍苦受遍二茬罪的三十年。所有这些，都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仅仅认识到这些是完全不够的。

毛主席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再捣乱。。。直至灭亡，是一切剥削阶级和腐朽、反动势力必然遵循的规律；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是人民大众和一切革命与进步力量必然遵循的规律。

作为一个合格的马列毛战士，必须不仅仅认识到反动派一两次捣乱和暂时得逞的规律，不仅仅认识到革命人民一两次斗争和暂时失败的规律，而且必须要认识和掌握反动派最终必然灭亡、革命人民最终必然胜利的规律。

这篇文章，首先谈谈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是怎样捣乱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又是怎样暂时失败的。但是，恰恰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暂时得逞，恰恰是因为中国资本主义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也造成了无产阶级发展壮大的条件，并且为中国资本主

已准备好了自己的掘墓人。因为有了这些全新的历史条件，这就使得中国的无产阶级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走出失败，走向胜利，再由胜利走向胜利。

## 一. 中国资产阶级的暂时得逞与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

中国已经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并且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这在中国的马列毛左派内部已经没有任何异议。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从中国社会变化的外部条件来说，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阶段来说，是因为 1968-1975 年的世界革命高潮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资产阶级，在苟延残喘以后，在世界范围向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发动了疯狂的反扑，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反动政策，造成了对资本主义复辟有利的世界政治和经济大环境。

就中国社会变化的内部条件来说，之所以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简单来说，就是资产阶级在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战争中打了胜仗，打败了无产阶级，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比较弱小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国的无产阶级队伍在很长时间里发展缓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队伍有了比较迅速的增长。但是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队伍仍然不够壮大，在全部劳动者队伍中占少数；同时在政治上仍然比较年轻，缺乏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

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相当软弱无能的。但是，当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有若干不同的组成部分，其中最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是大官僚买办资本家，而他们是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演变而来的。党内走资派在历史上长期参加政治斗争，因而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解放后，党内走资派又经常阴谋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因而积累了丰富的反革命政治经验。

我们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以后，党内走资派利用华国锋叛徒集团的政治愚蠢和投机心理，策动了反革命政变，一举窃取了政权。但是，走资派刚刚夺取政权的时候，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没有颠覆，资产阶级严格来说还没有形成（还只能说是存在着一个官僚特权集团或者说修正主义集团），资本主义复辟还在萌芽之中。

当时，城市无产阶级虽然失去了政治领导权，但是仍然享有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权利，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仍然十分强大。如果刚刚上台的修正主义集团冒然向无产阶级发动全面的强攻，马上就要全面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是未必有胜算的。

在这种情况下，以邓小平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采取了一条事后证明对资产阶级完全“正确”、完全有利的反革命复辟的路线方针。那就是，暂时避开无产阶级比较强大的工业部门，集中突破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比较强大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又比较薄弱的农业部门。对城市工人阶级通过奖金、物质刺激等小恩小惠进行暂时的拉拢和欺骗，以巩固修正主义在城市的统治基础，而首先摧毁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人民公社；一旦农业实现了私有化，农村形成了大批廉价的剩余劳动力，就可以以此为基础，大力发展中外私人资本主义企业。

邓小平集团搞修正主义，进而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这在当时的党内是有共识的，陈云之流也是赞成的。区别仅仅在于，陈云主张实行国家主导的、相对独立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国家资本主义；而邓小平、赵紫阳等则主张实行全面私有化、全面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也就是实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事实证明，邓小平和赵紫阳的路线，更加符合正在形成中的官僚买办资本家的利益，也更加适应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当时的形势，并且得到了社会上的中小资本家以及所谓知识分子的支持，因而最终能够占上风。

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在中国拥有相对广泛的社会基础。除了党内走资派和正在形成中的官僚买办资本家集团，以及社会上的新兴资本家阶级以外，还得到绝大多数所谓知识分子的支持。

所谓知识分子，这里指的是大学教授、工程师、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律师、医生等所谓自由职业者。这个社会集团的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发挥关键的作用。知识分子，在形式上也是雇佣劳动者，但是实际上一般拥有显著超过一般工人阶级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原来通称为“知识分子”的社会集团就演变为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产阶级拥有自己独立的阶级利益，其政治立场常常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要想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如何争取和团结小资产阶级都是一个重要问题。

就中国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集团在历史上大多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解放后培养的知识分子，除了很多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以外，其余的多数出身于干部家庭，其中不少是属于走资派子女。解放后，前十七年，知识分子家庭相对于工农家庭，在物质收入和社会地位方面，都是拥有特权的。国家对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实行了列宁所说的对资产阶级专家缴租纳贡的赎买政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的特权受到相当程度冲击，但是实际上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毛主席逝世以后，相当一部分所谓知识分子，出于个人恩怨和私利，极端仇视毛主席、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而发展到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和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共产党。这部分人，就成为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可以拉拢和利用的天然社会基础。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修正主义集团与社会主流知识分子（即自由派知识分子）是一致的。但是，二者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以及资本主义复辟完成以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如何分配的问题上有分歧。知识分子集团为了给自己这个集团争取到更大的份额以及增加本集团成员上升为资产阶级的机会，因而提出了所谓“政治民主化”的口号。这种分歧，最终演变为 1989 年的所谓“民主运动”。

大量的城市工人以及其他劳动群众参加了 1989 年的所谓民主运动。但是，必须指出，运动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主张资本主义复辟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手中。所以，1989 年所谓民主运动的性质是在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发生的修正主义集团与城市知识分子集团（即后来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1989 年的民主运动反映了包括城市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修正主义统治的不满，但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始终没有掌握运动的领导权，因而不决定整个运动的性质。

经过 1989 年，自由派知识分子基本上放弃了对修正主义集团政治统治的挑战，这就为在修正主义集团、知识分子集团以及新兴资本家阶级之间形成比较广泛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联盟奠定了基础。

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依靠残酷剥削来自农村的亿万廉价劳动力以及逐步蚕食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形成了。1992 年，国营工业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第一次下降到 50% 以下，说明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已经初步占优势，中国已经部分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

在完成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准备以后，以 1992 年为起点，修正主义集团向城市无产阶级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的进攻，大部分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几千万工人阶级下岗、失业。至 2000 年前后，资本主义复辟基本完成，党内修正主义集团也演变为作为中国资产阶级主导部分的官僚买办资本家集团，所谓的“中国共产党”也完全蜕变为反革命资产阶级政党。

综上所述，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上台后，实行了一套对资产阶级完全“正确”、完全有利的反革命复辟的路线方针，最大限度地分化瓦解了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队伍，破坏了工农联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孤立了城市无产阶级，同时最大限度地团结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各种因素，建立了包括党内修正主义集团、社会上的新兴资本家阶级以及知识分子集团在内的相对广泛的拥护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联盟，最后在九十年代的私有化大

潮中一举打垮了社会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城市无产阶级，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战略目的。

## 二. 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

上一节讨论了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修正主义集团、也就是后来的资产阶级是怎样在政治上取得暂时的胜利，无产阶级怎样遭到暂时的挫折，以及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是怎样完成的。但是，恰恰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造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并为无产阶级最终战胜资产阶级准备了条件。

1980年，中国的非农业劳动者占全部劳动者队伍的比重大约为30%；现在，已经增加到约60%。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目前大约为四亿五千万（按非农就业人口90%计算），其中城市无产阶级大约为两亿，来自农村的俗称“农民工”的新兴无产阶级大约为两亿五千万。在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中，中国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第一次占到了大多数。

按照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无产阶级的队伍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形成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组织成工会和工人阶级的政党。历史上，经过无产阶级的长期斗争，西方资产阶级做出过一定的让步，在政治上实行自由和民主，在经济上实行了一些福利国家和社会保障。

从近年来与中国情况相类似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韩国、巴西、波兰、埃及等国的情况来看，当这些国家的非农业劳动者占全部劳动者的比重超过70%以后，都发生了工人运动高潮。其中，在韩国、巴西和波兰，都建立了相对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前途，是不是也是通过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迫使资产阶级做出让步，进而争取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范围内逐步改善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近年来，沿海和内地省份的工人阶级已经开始展开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有组织的经济斗争。经过未来十至二十年的发展，随着绝大多数工人在城市定居下来，再经过反复斗争的锻炼，中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和斗争能力势必大幅度增长，并进而成为一支独立的、强大的政治力量。

中国的无产阶级一旦登上政治舞台，必然要仿照其它国家工人阶级的状况，提出改善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行政治民主以及保障工人阶级的医疗和教育等基本政治、经济、社会权利。所有这些，在未来一、二十年，都将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低政治要求。问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具体条件下，中国无产阶级的最低政治要求能够得到满足吗？

中国当代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在颠覆了社会主义、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以后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在当前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中国既不属于最上层的、核心的帝国主义国家，也不属于最下层的、完全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外围国家，而是属于介于两者之间的半外围国家。

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是为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欧盟和日本）充当制造业生产基地，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提供数量广大的廉价劳动力。这就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必须对广大中国工人阶级实行世界上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同时也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必然高度依赖帝国主义国家所提供的先进技术设备以及其它半外围、外围国家所提供的资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资本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也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在客观上提供了有利条件。

如上所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在阶级斗争的一定发展阶段，资产阶级曾经对无产阶级做出过一定的让步，实行了政治民主和福利国家制度。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做出有限让步或者说阶级妥协的前提，是这种让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同时又能满足无产阶级在当时的最低政治要求。如果无产阶级最低的

政治要求超出了资产阶级根本利益所能容许的最大界限，那么，让步和妥协就不会发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只能通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来解决。

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一度出现社会改良和阶级妥协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就是列宁曾经论述的，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少数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剥削广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攫取了巨额的超额利润，又用这些超额利润的一部分来培养一些工人贵族。这就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一度流行社会改良主义的物质基础。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随着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的发展，这种物质基础已经被严重破坏。目前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国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危机已经导致这些国家阶级矛盾的严重激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度形成的所谓“社会契约”、“中产阶级社会”等神话已经全面破产。

与历史上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依赖对亿万廉价劳动力剥削的出口制造业。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产业链中，中国的制造业资本家只获得相对较少的利润（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要让渡给中国的官僚买办资本家集团）。中国的资本主义因而没有“条件”大批地收买工人贵族，实行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的政治民主、社会福利等制度。这就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特别残酷，同时也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极度贪婪和政治上的短视。

另外，与巴西、俄罗斯、中东产油国等自然资源较丰富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资本主义也不具备利用某些自然资源在世界市场上一个时期的高价格来暂时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条件。

同时，与一般的外围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资本主义由于充当了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制造业生产基地，因而存在着一个数量广大、未来将十分强大的现代无产阶级。随着中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未来的最低政治要求必将突破中国资本主义狭隘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所能容纳的最大范围。所有这些情况说明，中国资本主

义很可能成为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最薄弱环节，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未来的大搏斗很可能成为未来世界革命决战的战场。

### 三. 世界革命高潮与中国革命高潮

从世界革命高潮的历史经验看，1789 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1848 年爆发了欧洲大革命，1917 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1968 年爆发了以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核心的世界革命高潮。每隔五十至七十年即爆发一次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革命高潮。按照这个历史规律，下一次世界革命高潮可能在 2020 年以后爆发。

世界革命高潮的周期与世界资本主义增长和危机的周期有着密切联系。1914-1945 年爆发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1945-1968 年是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期，1968-1975 年是世界革命高潮和世界资本主义风雨飘摇的时期，1975-1992 年是世界资产阶级反动和复辟的时期，1992-2007 年是世界范围新自由主义泛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畸形繁荣的时期。2007-2009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总危机时期。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这一次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将持续二十至三十年。

从近年来区域性政治和经济动荡的规律来看，大约每隔十年在世界的某一主要区域就会爆发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比如，1989-1991 年，东欧社会主义失败、苏联解体；2001 年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在此前后，拉丁美洲多个国家纷纷发生群众性政治运动并促进了拉美多国在政治上“左转”；2010 年，则爆发了突尼斯、埃及等国的人民民主运动和“阿拉伯之春”。

从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规律来看。中国非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 60%。按照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 2020 年前后，将突破 70%。按照其它国家的历史经验，如果非农业就业人口比重超过 70%，就很可能爆发工人运动高潮和革命高潮。

综合以上分析，下一次世界革命高潮来临的时间很可能在 2020 年左右，而中国革命高潮将很可能成为未来世界革命高潮的中心。

#### 四. 未来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是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曾经在大约四分之一的时间里，建立了现实的、活生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亲身体验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和社会主义优越性。

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后形成的。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复辟后形成的新生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未来的革命性质只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为什么说中国未来的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其它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改良？首先，这是由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如上所述，中国资本主义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资本主义。中国资本主义的畸形繁荣建立在对广大廉价劳动力残酷剥削的基础上，建立在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出口市场严重依赖的基础上，建立在对自然资源大量浪费和对环境严重摧残的基础上。现在，随着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随着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全面危机，随着世界和中国的能源和环境危机全面爆发，中国资本主义的几个基础正在全面瓦解。

要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寻找到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基础。比如，中国上升为帝国主义国家，依靠剥削世界其它地区的劳动人民，掠夺超额利润，培养工人贵族。做这种梦的人不是没有，但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特点决定了，这是不可能的。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剥削比本国人口和领土要多得多的世界其它国家的领土和人民。这就决定了，在整个世界范围，帝国主义国家只能是占世界人口的少数。中国作为占世界人口 20%的大国，除非把现有的美、欧、日等帝国主

义国家全部排挤出去，否则是不可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况且，在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条件下，连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福利国家都维持不下去了，所以即使是作为帝国主义国家也不再能像以前那样缓和阶级矛盾了。

只要中国不能上升为帝国主义国家，那么上述各种矛盾就不可能在资本主义范围得到解决，也决不可能通过单纯地改变一下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形式而得到解决。

中国未来革命的性质也不可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除了中国现在的历史条件与1949年根本不同以外，还必须指出，如果中国无产阶级要满足其未来的最低政治要求（如政治民主、社会福利、八小时工作制），那么就不仅会与资产阶级中的官僚买办资本家集团发生尖锐不可调和的冲突，而且还必然要与资产阶级中的出口制造业集团以及一般的私人资本家集团发生尖锐不可调和的冲突。这是由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以及中国资产阶级依靠残酷剥削广大廉价劳动力来维持其利润和资本积累所决定的。

简言之，未来的中国无产阶级，哪怕是为了实现形式上不违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各种政治和经济权利，如政治民主和八小时工作制，也必然要与整个的中国资产阶级发生尖锐不可调和的冲突，因而也必须要突破资本主义狭隘的制度界限。

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和客观矛盾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未来的危机一旦爆发，就不会停止下来。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不被消灭，危机就得不到解决，革命就必然向前发展，直至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为止。

其次，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同，中国的无产阶级是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既深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又了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历史必然性。一旦中国未来出现革命形势，在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影响下，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必然在短时间内发生飞

跃，迅速地由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都具备的最低政治要求上升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

第三，与其它一些国家，如巴西、韩国、波兰的工人运动高潮不同，未来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将不是发生在世界资产阶级反动和复辟的时期，而是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以及世界革命高潮来临的时期。整个世界形势将有利于中国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方向发展。

## 五. 建立广泛的、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革命联盟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无产阶级包括若干个组成部分，其中有主要由“农民工”组成的新无产阶级；主要由城市下岗退休工人组成的老无产阶级；以及主要由国有企业职工组成的城市国有部门新无产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的几个组成部分，各有不同的历史渊源，各自有不同的优点和缺点。老无产阶级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资本主义复辟两个历史时期，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资本主义复辟以后的黑暗有着切身体会和深刻认识，其中先进分子有着比较高的马列毛觉悟和组织力、战斗力。老无产阶级的局限性，是基本退出了直接生产领域，不能直接参与和发动生产领域的斗争。

新无产阶级人数众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体，年轻、有朝气，拥有巨大的阶级斗争潜力。由于新无产阶级没有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资产阶级的欺骗和蒙蔽，因而往往对社会主义缺乏必要的认识，对资本主义则充满幻想。然而，随着现实阶级矛盾的发展，新无产阶级正在越来越广泛地组织起来，首先是开展经济斗争，并在经济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培养初步的无产阶级觉悟。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新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将进一步提高，并会逐步产生要求推翻资本主义、恢复社会主义的愿望。

城市国有部门的新无产阶级在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方面略好于一般新无产阶级，这给城市国有部门新无产阶级在目前阶段的经济斗争带来了一定阻力。然而，城市国有部门的新无产阶级大多为老无产阶级的后代，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老无产阶级的影响。国有部门仍然控制若干个关键的、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比如煤炭、石油、钢铁、铁路。一旦爆发全国革命形势，在老无产阶级和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如果城市国有部门的新无产阶级能够充分发动起来，就完全有可能迅速控制几个对全国经济有战略意义的关键部门，进而造成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优势。

中国无产阶级的几个组成部分，虽然历史渊源不同、各自特点不同，但是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和矛盾的暴露，完全可以预期，中国无产阶级各个组成部分的阶级觉悟和组织力、战斗力都将逐步提高，并且逐步统一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识和要求，从而成为未来中国革命的主力 and 领导力量。

农村半无产阶级，即通常所说的“农民”、“小农”，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

城市小资产阶级，过去曾经是支持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两极分化的加深，大批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化，上不起学、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开不起车，因而普遍出现了政治上激进化的情况。这表现为小资产阶级左派的兴起，表现为大批小资产阶级群众对于资本主义复辟和“改革开放”悲观失望，表现为在薄熙来事件中大批小资产阶级群众开始抛弃对现政权的幻想、甚至开始与现政权在政治上决裂。一旦全国革命高潮来临，可以预期，相当一部分乃至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将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倒向无产阶级方面。

只要中国的无产阶级克服自身的种种缺点以及不团结的状况，逐步地接受先进的马列毛思想的指导，就一定可以成为未来中国革命的先锋队 and 领导阶级。只要中国无产阶级坚持原则，同时实行正确的策略，团结农村半无产阶级，同时努力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大

部分，就可以形成包括无产阶级、农村半无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泛的、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盟。只要形成了这样的联盟，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就对资产阶级拥有了优势，就可以打倒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并在无产阶级政权的领导下开始社会主义建设。

## 关于当前时局的几点看法

张耀祖（2012年6月5日）

（张耀祖同志4月27日在红旗频道做了题为“关于当前时局的几点看法”的音频报告。在这篇报告中，张耀祖同志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的思想观点，对当前的国内外一些重要政治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本文由远航一号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大家好！这个题目比较大。我今天下午才得到邀请，让我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比较大，我不能谈得很好，很准确。尤其是对于时局的看法，总是不好把握的。我就权当抛砖引玉，说我对这个问题的几点看法，供大家讨论使用。

4月11日，巍巍老人的骨灰安葬仪式在郑州举行，我也去参加了，顺便走了七、八个城市。当时，到达郑州的当天晚上，正好是4月10日。那么大家知道，当天晚上11点，有一个重大消息。就是说，关于薄熙来的一个重要消息。尽管我们有些同志认为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事，但是以我的感受还是影响不小，对我们左派队伍影响也不小。那么，就趁这个方便，在这种背景下，我走了七、八个城市。可以说，大家对别的东西，不是很感兴趣。我是搞工人工作的，大家对我这个“专业”似乎不是很感兴趣，而感兴趣更多的是重庆。七、八个城市都是在谈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特殊的政治事件。我就用我所碰见的一个老工人的一句话，我把这个问题提起来。老工人说，他们搞维权、搞斗争，特别难。老工人说：“张老师，你说，我们坚持了这么多年，但是感觉到，很难，不知道还能不能坚持下去。”他比较悲观，尤其在遇到重庆这件事以后，他显得更悲观。我就跟他说了个辩证法。我说：“你这样理解好不好？我们在上坡，我们在往高处走，自然比较费劲。但是，我们在爬坡的时候，方向我们是掌握的。我们是累一些，要费力的，但是方向我们是掌握的。敌人呢，他在下坡，他在往下溜，就像小孩在滑那个‘滑滑梯’一样。他不费劲，他在往下溜，但是在溜

的过程中，他是掌握不住的，掌握不住方向，他在失去控制。我的理解，现在资产阶级就在下滑，我们无产阶级在爬坡。我们吃力，他倒省劲。但是他会掉下去，我们会爬上去。”这是当时，我和这个老工人，针对他的悲观情绪所说的一段话。那么，把这段话作为事件的引子，我们来谈一下。

我分别从这样几个问题谈一下。第一，世界经济走向，以及我个人的判断。第二，世界性的政权合法性危机。第三个问题是，特色道路的危机。第四，我谈几个小问题。

我喉咙不大好，最近稍微好了一点。刚回到北京时，20日回到北京时，基本上没法说话。这主要是转了七、八个城市，说了不少话，喝了不少酒，抽了不少烟。所以把喉咙搞坏了，现在才好，大家勉强听吧。

## 一. 世界经济走势

我自己的感受，帝国主义的确已经进入了真正的，腐朽的、垂死的阶段。一些证据我就不讲了，大家都很清楚。用沃勒斯坦的话说，大家知道，沃勒斯坦是美国著名的左翼学者，沃勒斯坦说，未来五十年，我们不要去讨论资本主义的前途，大致意思是这样。未来五十年，我们不要去讨论资本主义的前途，而是要讨论，世界是走向法西斯主义，还是走向社会主义。

大家知道，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资本主义就走了两条路。一个是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接受了社会主义的一些思想。当时有议员谴责罗斯福，说你用的一些办法都是《共产党宣言》里面的办法。另外一条路就是法西斯主义的道路。所以我想，沃勒斯坦这样讲，也是参照了历史的经验。

就我所知，现在一些比较有良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民骥告诉我，他研究世界经济，比较了解世界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他说，90%以上的、有良知的、不

是胡说八道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未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都是悲观失望的，找不到路子的。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这么一个状况。

实际上，资本主义这场危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只不过，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拯救了全球资本主义三十年。这就像，世界资本主义发生了海啸，但是，中国当时充当了一个低洼地带，吸纳了海啸所释放出来的能量。

同时，今天的帝国体系跟二战时候、列宁时候还是不大一样的。那个时候，是多家帝国在进行争霸。今天，可以说，是美国独大的帝国体系。那么，大家知道，从管理学角度讲，一个帝国体系，而且是独大的，那么它的维护成本特别高。它必须维护这个体系，要维护这个体系，它必须要有成本，比方说，它在全世界各地要建立军事基地。这就是维护帝国体系所需要的成本。这种成本巨大，会导致帝国体系本身崩溃。这是美国的情况。

那么，我们再看欧洲改良主义。我想我们这个学习群里，可能很多人早就说过，改良主义走不通。不错。当然是走不通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欧洲改良主义都走不下去了。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主要情况就是主权债务危机，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这也表示，欧洲的改良主义行不通了。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亚洲的日本，二十多年来经济低迷，没有出路。我个人判断，世界经济即将进入滞胀状态。滞胀是个什么状态呢，既有经济的内容，也有政治的内容。经济的内容就是，通货膨胀和生产低迷同时并存。过去以往的资本主义危机，通货膨胀的时候，资产阶级的生产还会高涨。滞胀不是，滞胀的特征正好是，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同时表现出来。

这在政治学上是什么意思呢？资产阶级不会讲破这一点，最多抽象的说一句：会引起社会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实际上会导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力量平衡的变化。因

为，在滞胀时期，资本主义的经济是低迷的、不增长的。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在削弱。通货膨胀在政治上的表现是什么？是无产阶级越来越生气、越来越不满。大家知道，无产阶级的不满，对经济状况的不满，是个逐渐的过程，由起初的骚动、骚乱，发展到进步的运动，进而发展到革命。所以，这两个方向是相反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在衰弱，无产阶级的团结和斗争在增长。这会导致两个阶级的力量平衡发生重大的变化，在某些局部地区，会导致爆发革命。

这个过程，大致是由骚乱，到进步运动，再到革命。骚乱就是无目的的愤怒。进步运动就是逐渐有了方向。革命就是完全有了信心了。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进入滞胀状态，资产阶级是很要命的。资产阶级一般、通常还害怕这一点。

关于世界经济走势，我大致就是这么一个看法。

## 二. 世界性的政权合法性危机

大家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经济较好的时候，我们的无产阶级，可以不问政治。追求的东西，尤其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消费主义的，尤其是自己个人生活过的怎么样。我们中国现在也是这样，追求的是个人的发展，自己的经济状况。无产阶级，三十年前被打散，成散兵游勇以后，也都是各顾各的。但是，当经济发生危机的时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功能就表现出来了。

那么，我把世界上的政权，简单地归为这么三类。一类，叫选票民主，选票民主政权。我不想讲，这是什么民主的政权，实际上叫选票民主。不管怎样，作弊也罢，其它手段也罢，只要是通过选票确立的，通常算是合法的。这个政权就是合法的，就算选票民主。

第二类，主要是中东，比方说宗教的、家族的，再加选票的。还有一类是中国这样的，革命加选票的。我大致按这么三类说。

第一，选票民主，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都使用的一种政权形式。但是这种政权，合法性今天也遇到挑战。简单地比较，比方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这样的国家，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是衰落的，但是它社会秩序相对比较稳定。这样的国家，也发生骚乱。希腊、西班牙，动不动就有一半以上的工人罢工、游行。法国骚乱不断。这就是一种表现。政权合法性受到动摇，至少受到质疑。

那么，选票民主，这几十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像台湾、韩国，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引进了，就是资产阶级的多党制。那么这种多党制，目前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我们用一位政治学研究人员去东南亚政治研究时所做的一个描述。他跟东南亚一个学者在谈话的时候，就问东南亚学者：“你们当时，没有多党制时，关于腐败等问题，是个什么样子？”他说[指东南亚学者]：“那个时候，腐败确实是在桌子下面暗箱操作的。”没有多党制民主监督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么，好了，你们现在已经有了多党制、有了民主监督，腐败问题是个什么样子呢？”他说：“现在，现在连桌子一起吃了。”就是现在的腐败，是连桌子一起吃掉了。

关于民主的东西，可能大家讨论比较多，什么宪政民主，等等。我也就不淌这个浑水了。这个争论比较厉害。

第二，宗教的、家族的和选票的。这就是中东。所谓阿拉伯之春，去年一年，这样的政权也遇到了危机，大家清楚的。它是具有宗教的、家族的，又有选票的。去年一年，社会就分裂了，分裂为宗教政治团体、家族利益集团，和选票的。这样的危机大家都看到了。去年一年，主要表现在中东。

第三，就是像中国这样的，叫革命加选票。我们也有选票。大家说，假的，选票都是假的。真的东西也不太多。未必在台湾和韩国，选票有真正的民意意义。还有什么菲律宾。十年前我考察过菲律宾所谓民主的状况。

我去年去德国，半个月时间，也去交流，他们都是选票的。我认为这种东西，包括他们自己讲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游戏规则。

那么我们中国是革命加选票。那么革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资产阶级政权合法性的确立是通过选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革命就是合法的。革命本身，就是合法的。我们今天这种政权，也就是从原来那种革命政权演化过来的，叫执政党政权。那么这种政权，今天也遇到了危机。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 三. 特色道路的危机

前三十多年，经济状况还过得去，较好的时候，政治上，危机还不算严重。八九年出现了一次，通过暴力的方式解决了。使得群众啊。。。用通俗的话来说，我让你来管闲事？你可以去挣钱，你不管白猫黑猫，你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你别来管政治，你别来管我们政权的问题。你要管闲事，我就暴力来对付你！唉，所以八九年以后，大部分群众实际上是不问政治了。群众也知道自己的力量。用老百姓的话说，不管闲事了，只管自己如何发财，如何过好日子。对吧。从而使这个国家的人民又成为一盘散沙了。

那么今天特色道路遇到了危机。为什么？我想还是有个大环境的问题，就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我举个例子。在我看来，今天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前几十年都是资产阶级在进攻，无产阶级在被动防守、被动防御。

比方说，以企业改制为例。无论从舆论进攻、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的改制行为上，人家想改制哪个企业就改制哪个，想怎么改制就怎么改制。群众都清楚，这种改制是左手倒右

手、公有变私有。但是，没办法抵抗。就是，群众、无产阶级，三十年，把你搞成散兵游勇，你的阶级力量解体了以后，就是任人宰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受损害利益的群体只能被动防御。当企业改制到他的利益，受到破坏的时候，他们愤怒、起而反抗，也就是堵个马路、堵个铁路，或者去上访。但是，毫无疑问，已经来不及了。毫无疑问，已经来不及了。这个不能谴责我们无产阶级。这要研究它的整个过程。

那么今天这个状态，我把它理解为，以通钢事件为标志，工人阶级由被动防御状态进入到主动防御状态，或者说，进入到相持状态。就是阶级力量对比进入到相持状态。资产阶级今天也不敢轻易地去改制某个企业。他们所谓的，要改制企业，必须要进行维稳评估吗。他知道会受到无产阶级的抵抗。那么，这个相持阶段，我认为，可能有一个较长的时期，八年、十年。

在这个八年或者十年的过程中，就像我们闷热的天气一样，是一个比较令人郁闷的过程，实际上是个拉锯战。但是这个过程又不能避免，又不能跳越。因为这个过程也是无产阶级训练自己、组织起来的一个过程。也是，无产阶级中间，经过斗争、锻炼产生领袖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能省略。这个过程，也是资产阶级的的问题，一个一个暴露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不断地教育群众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教育群众、训练群众、训练领袖的过程。我想这个过程不能省略。我甚至也不希望这个过程太短了。当无产阶级的力量没有准备好的时候，突发事件进入。。。当然人不能假设历史，不能假设未来。但是我个人主观愿望上，我希望，不要来得太猛烈。我们的无产阶级还没有做好准备。这是我主观上的东西。假如来了，你也不可以阻挡，对吧。来了，就加入到这一场历史洪流中间。

那么，正因为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表现为相持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原有的特色道路不能继续下去。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已经宣告失败的条件下，统治者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统治呢？这就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分歧。这个分歧，我们可以简单地、不严谨地理解为，革命加选票这种政权，一方主张选票，一方主张革命。当然，它是不革命的。但是，革命，它可以涂成红色的。所以，我们说，出现了一个唱红派，出现了一个普世派。

有人说，普世派、选票派，主要是由地富反坏右后代组成的；唱红派呢，主要是以革命后代组成的。各自都在寻找自己合法的方式，目的都是为了统治。我想，我理解，不是为了为人民服务，都是为了统治，只不过选择的统治手段不一样罢了。只不过，某种统治手段，我们无产阶级相对欢迎一点。

你比方说，选票民主，以我个人看来，这是要把。。。地富反坏右，他必须把无产阶级政权遗留下来的任何一点东西，包括唱红的东西，都要清楚干净。他不能允许有任何社会主义的恢复、社会主义的苗头，包括张宏良他们的所谓“复兴社会主义”，那种苗头，都不允许。

那么无产阶级呢，相对、可能，二者选一的话，更愿意要点红色的东西。所以，为什么，薄熙来的同情者会更多一些。为什么，法轮功、自由派，这一次跟党中央保持了高度一致？他们有他们的共同利益。而网络上的普通群众，却对薄熙来产生了更多同情。这是因为，唱红派，他需要红色的东西来确立合法性、合法的统治方式，他自然要给劳动人民出让一些利益。

那么，我认为，这次危机，就是重庆事件的危机，表现为两种选择的危机。那么，就目前状况来看，右派、普世派得到暂时的胜利，而且这种胜利有可能还持续两三年。

上个星期，我给学生讲课。学生问，到底哪个好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跟他们讲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学生问，你举个例子吧，到底哪个好啊。我说，反正历史终究是人民创造的，但是重要人物对历史会有影响。比方说，普世派，他会导致革命早一点到来。那么，唱红派可能会延迟革命。比方说是这样，它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影响历史进程。但它不能决定历史进程。

所以，我想，说到这，我简单说两句。我觉得，把这种各自寻找政权合法性、统治方式，简单说成狗咬狗，我觉得简单化了一点。那么，很简单，狗咬狗，跟我们没关系。我想不是。它反映了一种政治方向，它不是简单的狗咬狗的问题。或者说本质上是，但是，那样，简单化了，把很多重要问题就撇掉了。

比方说，我们可以讨论一个问题。大家在说，军队在谁手里？在党的手里，还是在钱袋子手里？还记得前些年，应该十年前，有一些老左派写文章，“中国共产党要驾驭资产阶级”，“不能让资产阶级驾驭党”。所谓资产阶级驾驭党，不就钱袋子驾驭党吗。钱袋子驾驭党，自然也可以驾驭枪吗。那么，最后呢，还是说，党管军队，军队不能国家化。这，目前在政权里面，还算一个共识。这个共识，要是打破了的话，恐怕就乱套了。也就是说，这是他们内部的一个基本的规则。这个规则，目前，还不至于被打破，打破了，肯定是乱套。

前一个阶段，所谓的谣言、枪声等，他害怕什么呢，就害怕，这种谣言引起更大范围的混乱，最后导致动摇军心。所以，必须效忠党中央，要军队表态，实际上，就是他要确立这个共识。就是，党管枪，这个共识不能丢。这丢了，就乱套了。

现在的问题是：谁管党呢？这个党要是个革命的党，它就是个独立的，它是有人民拥护的。那么如果它不是呢，它是一个道具呢？那么，它有可能被钱袋子管起来了。我想，我个人的看法是，被钱袋子管起来了。钱袋子管起来了，钱管党，党管军，大概是这么一个路子吧。

这钱袋子管起来，为什么？我们感觉到，最近出了很多事，好像都是出口转内销的，真正的钱袋子是在华尔街呢，只不过管家是中国人罢了。就是，管家是叫中国人。实际上，本质上，钱袋子是在华尔街。

所以，讲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中国人，劳动人民，上了一大当。这个当上了三十多年，就是说，中国人、中国老百姓不知道“资本”是个什么东西。或者说，知道了，还以为，仅仅是个概念问题。老左派们，把“资本”教条化。那么，实际上，“资本”被老百姓大量地当成了“钱”。资本就是钱，钱就是人人喜欢的一朵花。我们的工人阶级、我们的农民、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官僚，没有人不喜欢。所以，八十年代初，大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走资派，度过了一段蜜月。大家通通最爱的东西就是钱，就是这一朵花。花，谁不爱，是不是？但是，它背后却是资本。

现在，大家应该意识到了吧？或者，了解富士康的人应该知道，资本是什么。资本是榨取劳动者的一台机器，榨取老百姓、劳动者血汗的一台机器。它不是钱。这才把它的狰狞面目露出来了。这就是马克思说的：“资本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我们中国普通的老百姓，都上了资本的大当。

那么，在这里，我也要讲，我们中国老百姓。。。我特别害怕，也担心。。。当然，我在这里说的可能是唯心的，唯心主义的东西，你害怕没有用的。就是，我又怕，再上一个当，就是“民主”。大家知道，民主，是资产阶级跟封建主义斗争的时候来获得的。但是，今天不行，今天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时候，民主成了什么东西了呢？民主成了新殖民主义的工具了，完全成了帝国主义殖民其它国家的、一个工具。就像过去老帝国主义使用枪炮，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今天的“民主”，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和值得肯定的地方。所以，我把它跟资本进行对比，我不多说了。大家要提防。今天，帝国主义用的工具就是民主，用民主去瓦解一个独立的国家、主权，来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一个东西。

我们的统治阶级也是，时刻准备着用“民主”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来洗白自己的肮脏的罪孽，把剥夺劳动人民的财富洗白了。这种“民主”，完全是为统治阶级极少部分人服务，或者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东西。而我们的无产阶级，似乎觉得自己今天有了民主以后，不用上访了，就可以到法院起诉了。这都是幻想。

我们甚至有些左派同志，幻想有了民主形式以后，就可以组织起来，跟敌人斗争，我想，这也是天真的。实际上，今天，我们左派还有更多的手段。因为，他们在用我们的红色。用了，他要付出代价。这不方便在这里讲，我就不多讲了。

刚才，有人说（现在）是“法西斯”。我不特别想这样说。我还有点瞧不起。什么法西斯？没见过法西斯，还没听过法西斯？法西斯多么厉害，一杆子能插到底的，是吧。那个温不是都说，什么东西都出不了中南海，都进不了中南海，算什么法西斯？最多是个无政府主义。

去年，我去德国。德国的朋友问我：“你们中国是官僚特色社会主义，还是特色资本主义，还是官僚资本主义，还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这几种说法都有。但是我说：“我告诉你，有一点，我认为，是没错的，中国是个不稳定的资本主义。”中国是个不稳定的资本主义，因为它是复辟了的，它跟德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没法比。你到了德国你会感觉到，在那里说革命，简直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它是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老资本主义国家，它是稳定的。可以这么说。它是个慢性死亡的东西。而你进行对比，你就发现，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个不稳定的资本主义。换句话说，就是，很容易爆发革命的、一种形态的资本主义。

为不引起太多的争论，我就先把第三个问题说到这儿，就是特色道路的危机。危机的解决是什么呢？我想，在中国，恐怕没有别的道路，除革命以外，没有别的道路。我跟朋友说，大家应该知道，时间在我们手里，时间不在他们手里。我前面举了个例子，他们在下滑，我们在向上攀登。时间不在他们手里。他每天都要克服危机，他们时刻要克服危机，而我们不是。我们是费力一些，我们是辛苦一些，但是我们在向前进。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在。

#### 四. 几个小问题

这次，我在转的时候，毫无疑问，我们的左派同志还是受到巨大影响的。那么，过去，大量的左派，包括群众，对复兴社会主义。。。去年我们有个网站，有一大群学者，都在复兴社会主义。那么，把很多的群众，兴趣提起来了。结果今年忽然出了这样的事情，难免呢，大量的群众情绪会受影响。

我走了这几个城市，我都有感受的。情绪确实受到影响。那么我呢，我就和他们讲了一些辩证法。任何事物，要看两方面。我用了马克思一句话，他们采取的封网这种措施，用马克思的话就是，只能证明统治阶级用于统治的手段越来越少罢了。还能说明什么？你像德国资产阶级、美国资产阶级，不在乎，没有什么新闻审查制度，不在乎你，不怕你，不怕你无产阶级说什么。做这种事情，只能证明，你的统治手段越来越少罢了，应该从这个角度看。应该，通过这种事件，更有信心。灭亡前的征兆。

那么我就说这么几个问题。第一，我认为，这次封网，大家也要看到，可能是给左派的一个转型机会。长期伊里哇啦的，尤其像北京这几个所谓的左派网站，控制着全国的方向，这很不好。一个网站错了，就会引起普遍的反应。这样确实不好。北京的这种网站，总有保守主义倾向，严重的、皇城根下的，很容易保守。大家走在北京的大街上都能感觉到，北京似乎比较有秩序，对不对？所以，北京这种地方容易培养出顺民。革命者也容易保守。所以，反映在网站上，个个保守。

所以我想，这次网站封了的话，也要看成是好事。真正的、对未来左派事业有信心的人，应该趁这个机会。不让说了，我总可以干。不让说，我就干吗。是不是，我就说，是个转型的机会。怎么个转型的机会呢？我讲两点。第一，促进左派的团结。尤其是，改良主义的失败，包括群众企盼的改良主义被剿灭，那么使更多的人早醒悟。过去有错误的、企盼的人，今天应该清醒过来，团结到真正的、走群众路线的，这样一条路线上来；而不是又是“保”、又是“救”，那样的、被别人利用的，那样一条道路。

所以，我想，有利于促进左派转型，走到工农中来、走到群众中来，而不受北京这种保守的左派力量的控制和影响。让更多的同志，不是在网上、把大量时间用于在网络上，而是到现实中寻中群众路线、群众的道路、跟群众结合的方式。我想，今天谁抓住了这个转型的机会、这个方向，谁就将是与历史的方向一致。

第二，我想，它[指左派网站被封]的好处在于，可以纯洁左派队伍。各种各样的投机分子，没有投机渠道了，人家给你封死了。当然，抱幻想的永远会寻找到幻想。据说，有人又幻想到江身上去了。那么这种人，没有幻想他活不了。这个，咱们就不管他了。他总要制造出幻想。那，随他的便去了。所以我想，有利于纯洁左派队伍。

第二个，我想，也有利于澄清思想。我记得，马克思讲过，当左派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事件的时候，应该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用这个机会干什么呢？就是搞批判，清理我们队伍中的思想、清理我们队伍中间的各种机会主义分子。抓住这个机会，搞批判，搞理论的批判。

不是像有些人，说，啊，你看，受到打击了，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这个看怎么讲。团结也要讲原则。不能都成可怜虫了以后，凡可怜虫都团结起来。不是这样的。团结要讲个什么东西呢？批判的团结，对吧。纯洁队伍、澄清思想的，这种团结，而不是稀里糊涂的、讲人数。他那一帮改良主义分子，今天因为他可怜，所以团结过来。没这个必要吗。他有一天产生幻想了，他又跑了。

我是这么看的。反正我在左派江湖里混这么多年，我就看那些改良主义分子毫无用处。稍微人家给一点点希望，他就把希望夸大了十倍，又产生希望，又去幻想去了。这种人，没用的。这种投机分子，不中用。

第三个小问题，我想谈一下，根据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致了解，革命队伍中间，每出现一次重大事件，总会有两种表现。一种就是左倾冒险主义，就会出来。一种就会出来右倾保守主义。都会出现的。

左倾冒险主义，比方过去一些幻想派，天真的、抱着幻想，复兴大业就要即将到来。结果，这下泼了一头冷水。泼了一头冷水，有的被泼清醒了，有的被击垮了、保守了，有的还泼愤怒了呢，是吧。愤怒了，就会左倾冒险。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经常出现的问题。

还有右倾保守，就是说，不干了，不干了。算了，没希望了，坏透了，法西斯的，什么什么。把人家诅咒一番。失望地走了。这叫右倾保守主义。将来会怎么命名啊？可能有些人找到更好的词来命名。

所以，我想，一部分人清醒过来，走到革命队伍中来。有一部分人一定会成为左倾冒险主义。有一部分人一定会成为右倾保守主义。

我这次走了一圈，我问了一些人。9月9日，还纪念吗？离开会还将近一个月的时候，控制会极为严格。那么，今天，这种环境下，9月9日还搞纪念活动吗，还以这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搞吗？平常的组织者，今天就应该认真地开始考虑和做准备。我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当然要搞了。但是一定要注意，左倾冒险主义。因为左倾冒险主义，在这个时候出来以后，会正好给敌人提供口实。还有一部分人，不参加了，也就是我们的活动，群众会变少了。变少了，敌人力量就强大了。冒出一些左倾冒险主义分子，给人家镇压的口实，然后我们的群众又变小了。这样的话，就遭到人家的镇压。越镇压，很可能，群众就越保守。所以，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怎么纪念？以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尺度？我相信，今年各地一定会出现左倾冒险分子，以表达他是革命的。他这也是一种机会主义，以表达他是革命的，他要向别人表达。咱们在生活中把这叫做“恼羞成怒”。

谈的不好。零零散散，谈了这几个问题，请大家坦率地提出批评。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这些都是个人之见、一孔之见。那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 向广大网友介绍一下红色中国网的工作

远航一号（2012年6月8日）

大度胖子网友在“《乌有之乡》改版了，《红色中国》怎么办”一文中对我们红色中国网在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建议，并寄予了殷切的期望。作为红色中国网主编，我对大度胖子网友表示诚挚的感谢。红色中国网所取得的少许成绩，主要是依靠像大度胖子网友这样的致力于毛泽东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广大红色网友共同努力才取得的。

借这个机会，我也向广大红色网友介绍一下我个人对于红色中国网今后发展方向的一些想法，与广大红色网友交流一下，欢迎各位网友批评指正。

在重庆事变、薄熙来受到政治迫害的形势下，毫无疑问，中国的左派队伍受到一些暂时的挫折。在这样的形势下，乌有之乡、红色中国网以及其它各左派网站都面临着一个今后向何处去的问题。

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在相对合法、公开的条件下，左派获得了大发展。在合法、公开斗争的条件下，左派网站曾经发挥了中心的作用。现在，条件已经起了变化。在未来几年里，左派的主要工作形式很可能既不是完全合法、公开的，也不是完全地下和秘密的，而是群众性的、半合法半公开的。左派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工农群众，与群众相联系，在群众运动中宣传马列毛思想，以利将来。在这种情况下，左派网站，无论是在境内的还是在境外的，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很可能不再是中心的作用。

不同的左派网站对于自己的任务认识是不一样的。红色中国网是由红色中国集体领导的，但是红色中国网并不是红色中国集体的机关报。我们不把红色中国集体的观点强加给广大红色网友，而是依靠红色中国网为广大红色网友服务。无论是站在乌有之乡立场的还是站在马列毛立场的，无论是主张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还是从马列毛立场出发但是认

为中国需要先经历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只要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拥护社会主义道路、拥护毛主席特别是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红色中国网都乐于提供充分的、广泛的讨论空间。在一定情况下，我们也发表少量右派的、反共反毛的言论，供网友们参考和批判。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红色中国网没有自己的立场，也不等于说，红色中国集体对于红色中国网的方向不加引导。如果这样说，那是不诚实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每隔一段时间，红色中国集体会以一定的方式就当前一些重大问题说明自己的看法。最近，张耀祖、李民骐两位同志分别应红旗频道的邀请就当前时局做了音频报告并且发表在红色中国网上。张耀祖、李民骐两位同志在报告中所表达的观点，可以基本代表红色中国集体的态度。

除了充分发表马列毛左派以及其他左派人士对当前各种问题的看法以外，红色中国网还特别注意尽量多地为广大红色网友提供能够反映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长期发展趋势的文章，提供中国和国际阶级斗争的相关信息，介绍国际左派（包括托派）的立场观点，以便广大红色网友能够了解当前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坚定资本主义必然失败、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心。

当然，我们在进行上述工作时，由于水平和条件限制，仍然存在不少缺点，希望广大红色网友能够帮助我们及时改进、逐步提高。

大度胖子网友特别就当前左派的中心工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正如大度胖子网友和其他许多同志所了解的，在薄熙来事件问题上，左派内部的想法是不一致的。我理解大度胖子网友的出发点，但是我个人认为，支持薄熙来同志、争取为薄熙来同志恢复名誉并在未来的中国政治舞台发挥关键的作用，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持久的斗争，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

要争取实现薄熙来同志恢复其应有的名誉和地位，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出现了广泛的、强有力的拥护薄熙来同志的人民运动，二是统治集团内部与薄熙来同志结盟的各种政治势力能够占优势。目前看来，这两个条件，在短期内，都是难以具备的，也不可能因为少数左派网站的大声疾呼就能够具备。

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做坚持不懈的努力，在不远的将来，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失败，随着广大人民群众觉醒，这两个条件是一定可以具备的。然而，为了在将来（而不是现在）具备这两个条件，我们的工作就不能仅仅限于单纯地为薄熙来同志鸣冤与呼吁，而必须致力于有利于上述两个条件具备的长远事业。具体来说，就是指出中国资本主义必然失败、中国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前途，并努力探讨、认识实现这一前途的正确策略。如此，我们的网站就不至于流于空谈和漫谈，就可以言之有物，我们的读者和作者队伍就不会缩小，而是会不断壮大。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几点，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们红色中国集体在内部实行充分的民主，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主编，我完全接受红色中国集体的领导。以上观点，如有有错误和不当的地方，除了虚心接受广大红色网友批评以外，红色中国集体也会及时予以纠正的。

所谓“六四”，我们不理睬它！

远航一号（2012年6月14日）

近日来，关于1989年的“民主运动”以及所谓“平反六四”问题，广大红色网友在红色中国网上进行了丰富、热烈的讨论。虽然我是当年学运的亲历者，由于时间与精力限制，一直没有机会参加讨论。这里，我仅就这个问题简单地谈几点看法，另外在后面附上旧文一篇，供同志们参考。

一九八九年的所谓“民主运动”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12年以后、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已成定局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要正确地认识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的性质，必须认真分析和把握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三个阶级的基本状况：城市无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

在城市无产阶级方面，当时虽然开始吃到资本主义复辟的苦头，但是大部分社会主义权利仍然有所保留。所以城市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没有参加运动，只有少部分人比较积极地参与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无产阶级在相当长时期里处于政治上不自觉的状态。在八十年代后期，迷信资本主义、怀疑社会主义的工人群众不在少数。因而当政治运动来临的时候，无产阶级没有力量将运动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参与运动的工人群众在实际上成为被其他阶级利用的政治工具。

在官僚资产阶级方面，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是在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式方法和策略方面是有分歧的。陈云等实际上要搞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赵紫阳等则是要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全面私有化的资本主义。在推行新自由主义的问题上，邓与赵是一致的。但是邓在政治上更成熟，认识到必须先收拾自由派知识分子（即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才能形成巩固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联盟。在当时和后来的历史条件下，陈云

等妄想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表现在官僚资产阶级内部，就是所谓“改革派”的势力必然占上风（表现在今天，就是薄熙来被迫害、资产阶级右派占上风）。

在自由派知识分子方面，他们既不是一般人民群众的代表，也不是如清源同志所说，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当时中国除官僚资产阶级以外的私人资产阶级势力还不大，而私人资产阶级实际上对“自由民主”也不见得感兴趣）。真正对“自由民主”感兴趣的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城市小资产阶级普遍仇视毛主席、仇视社会主义，向往资本主义，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又对官僚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获得了政治、经济利益的大头不满，因而要向官僚资产阶级要权力、要利益，这就是以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所谓“民主运动”的实质。

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是由自由派知识分子领导的、以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为了在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为该阶级争取更大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一场运动；也可以说是在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分赃斗争。虽然少数工人群众参与了运动，但是不影响运动的基本性质。有些同志，将这场运动说成是群众性的反腐败运动，这或者是不了解实际情况，或者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掩盖真相。

所谓“群众”，从来都是有阶级性的。参与一九八九年运动的，有工人、学生、知识分子，但是后两者（即小资产阶级成分）占绝大多数，这是毫无疑问的。全国来说，虽然有一些工人参加了街头游行示威，但是就我所知，没有发生过任何真正有影响的工人阶级政治罢工，这就完全可以说明问题。至于少数所谓“工自联”组织，实际上是孤立、分散的，在工人阶级中没有代表性。

在学生运动方面，北京毫无疑问是在全国发挥领导作用的。就我比较了解情况的北京来说，北京的学生运动是有领导的，而不是自发的，而领导北京学生运动的几个组织（开始是高自联，运动后期则是所谓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都是在众所周知的自由派学生控制之下。他们是有明确的资本主义复辟政治纲领的。

虽然运动自始至终没有明确地打出资本主义复辟的旗号，而仅仅是提出反腐败、要民主的口号，这实际上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虚伪和怯懦。自由派知识分子向往资本主义复辟是众所周知的。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政治上积极的大学生乃至一些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几乎无例外地是主张资本主义复辟的，几乎无例外地崇拜西方。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常识，没有必要否认这个客观事实。在那样的政治条件下，所谓“要民主”，就是要资本主义复辟。

一九八九年的政治后果，是官僚资产阶级教训了城市小资产阶级。三年后，邓南巡，城市小资产阶级一片欢呼。官僚资产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联盟，并向城市无产阶级发起了总攻。只是到了本世纪初，小资产阶级才开始发生分化，左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才重新出现。

一九八九年的主要政治教训就是，无产阶级必须始终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如果无产阶级放弃了政治上的领导权，放弃了独立性，跟着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瞎跑，无论是在“民主”的招牌下，还是在“自由”的旗帜下，到头来，必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为别人做嫁衣裳，甚至还要付出血的代价。

那么，在今天的政治条件下，马列毛左派对于“六四”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在今天资本主义危机日益加深、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无产阶级日益觉醒的大环境下，“六四”早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重要性，它既不关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甚至也不关乎小资产阶级的根本阶级利益（小资产阶级的根本阶级利益，今天只能通过跟着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才能实现）。热衷于六四平反的无非是资产阶级右派，一小撮海外民运势力和国内茉莉花分子，当然还有那么几个思想糊涂的左派同志。

对于马列毛左派来说，支持六四，在政治上错误，也没有任何利益；反对六四，目前也犯不上，还会引起少数无辜群众误解。所以目前阶段，最好的态度就是：我们不理睬它！

当然也要警惕，那就是如果资产阶级右派完全得手（目前看来暂时还不会），可能会通过所谓“平反六四”来蛊惑人心。如果是那样，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资本主义矛盾、阶级矛盾继续起作用，一切蛊惑人心都是不长久的。只要我们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及时揭露资产阶级阴谋，就必然能够经受任何风浪的考验，与中国无产阶级一起走向胜利。

## 与美国同志探讨中国发展方向

### 远航一号（2012年6月19日）

美国某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前不久访问了中国。事后，该美国同志致信远航一号，探讨了关于中国政治和经济未来走向的若干问题。

现将两人电子邮件通信中涉及中国的部分节录如下，供广大网友参考（应美国同志的要求，隐去了其真实姓名）。

美国同志致远航一号：

我听说，你关于重庆模式的分析是，重庆模式试图拯救中国资本主义，通过给工人带来一些好处，可以使中国资本主义存在的时间更长一些。这是你的观点吗？在我看来，重庆模式肯定不是要走向社会主义。为私人资本（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创造有利的条件，这看起来是重庆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还有增加公共部门的物品和服务，打击有组织犯罪，要求政府官员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以及若干福利国家式的项目。

在我看来，目前在上层领导中正在进行一场大的斗争。斗争的一方是新自由主义派，他们赞成实行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写的关于中国的报告所推荐的政策。斗争的另一方，主张保留一个混合的经济模式（国有部门和私人部门、计划和市场），同时增加某些社会民主主义色彩以便使这个模式更加健全。有些人告诉我，新自由主义派目前在上层领导中占上风，但是斗争还没有结束。另外，有些人认为，在党的中下层，有比较强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力量。这种估计是否准确，我完全不了解。你有什么看法？

远航一号致美国同志：

我认为，你正确地将重庆模式描述为是一种对资本主义改良的尝试，而不是一次社会主义的试验。事实上，重庆的改良计划仅仅具有十分温和的再分配性质。但是，对薄熙

来的清洗说明，即使这样十分温和的改良也不被中国资产阶级所容忍，这个阶级已经极端腐败和反动。

在薄熙来被清洗前，确实存在着新自由主义派与国家资本主义派之间的斗争。但是，随着薄熙来被清洗，可以有把握地说，新自由主义派已经获胜。不过，考虑到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新自由主义派未必再能干成什么事。但是，这确实意味着，将不会有认真的、国家主导的、社会民主主义式的改良。

另一方面，现在看来，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现在似乎到了一个转折点。在过去许多年里，劳动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一直趋于下降，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工资快速上涨。实际上，我想，劳动收入份额可能已经稳定下来，在未来几年甚至可能开始上升。如果事实证明是如此的话，这可能意味着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中国资本主义灭亡的开始。在五到十年时间里，可能会发生一次经典的“利润挤压式危机”（译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种形式），而工人阶级斗争高潮可能随后发生。

在中国左派中，薄熙来问题非常具有争议性。有些人认为他是领导社会主义复兴的领袖。有些人认为他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是更有欺骗性，因而实际上更危险。我对这两种观点都不能同意。有意思的是，薄熙来将他的改良政策与某些社会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话语相联系，而党的领导人早就不这样做了。这对于群众的思想意识有积极作用，因为诸如“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词汇现在是与直接有利于人民的若干具体措施（诸如打击有组织犯罪、社会住房等）联系起来，其中有组织犯罪现在在中国非常泛滥。

另一方面，那些整天高谈民主和自由的人（比如温家宝、汪洋）却在实际上成为黑社会的政治保护人。当然，大批资本家与地方黑社会关系密切。

对于大批小资产阶级来说，薄熙来被清洗，是一副政治的清醒剂，他们因此开始反对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同时也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在支持温家宝一类人物。很多人甚至认为，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关直接参与设计了清洗薄熙来。在将来，这可以为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联盟铺平道路。

美国同志致远航一号：

我想，如果能够对资产阶级内部的分歧进行分析，那将是有益的。上层领导集团中的新自由主义派的阶级基础是什么呢？中国的某些左派人士认为，新自由主义的阶级基础是那些与党的上层相联系的资本家以及已经成为资本家的党的高层领导人，而不是外国资本。

在我看来，这似乎不大可能。那些与上层相联系的资本家从中国的混合经济模式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你认为他们会赞成完全的私有化和自由化吗？同时，在资产阶级中，是否有哪些集团是支持重庆模式的？有些中国左派人士认为，中国国内的“企业家”和外国资本支持重庆模式。我想，所谓外国资本支持重庆模式的说法是令人生疑的。

我猜想，外国资本以及那些与外国资本联系最密切的中国资本是新自由主义的阶级基础。或许“外国资本”这个概念太简单化了，我是说，外国资本，除了美国和欧洲资本以外，还应该包括那些来自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那些与中国密切联系的地区）的资本。

不同的外国资本（或者说跨国资本）对中国的策略也是有差别的。一部分跨国资本将中国作为出口平台，另一些跨国资本在中国为中国的国内市场而生产（比如，汽车业）或者期望这样做。西方资本很久以来一直为中国市场的前景所倾倒。或许那些追求为中国国内市场生产的跨国资本会认为重庆模式对他们有利？这有可能吗？

有一个中国左派人士最近认为，中国经济将无法容纳一个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式的、以阶级妥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他的论点是，中国私人资本的利润率很低，只能依靠

低工资才能维持下去。如果中国的私人部门哪怕只是支付足以满足工人正常生存需要的工资，私人资本的利润就将大大减少，甚至变为负数。可以说，中国的私人资本事实上是靠工人的“补贴”活着，因为他们所支付的工资不足以维持工人正常的劳动力再生产。

但是，我不认为这排除了出现一个时期阶级妥协的可能性。如果中国的资本家能够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工人分享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部分，这就存在着阶级妥协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说，从经济角度说，不能排除利润和工资可以在一个时期中同时上涨。

不过，可能有两个重大障碍。首先，是资源以及全球变暖方面的限制。其次，大资本一般是不愿意与工人阶级妥协的，即使这样做实际上符合资本的长期利益。除非他们受到了富有斗争性的、激进的工人运动的威胁。

如果这样一种运动在中国出现的话，那么，我想，阶级妥协的前途以及社会主义的前途都将提上历史日程。左派面临着在复杂政治形势下寻找方向的任务，因为这种政治形势会产生这样一种压力，迫使左派接受阶级妥协。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关于有组织犯罪。这在中国重要吗？我以为黑社会在中国是比较边缘的势力。有人告诉我，房地产开发商，为了用暴力驱使人们离开他们的家园和土地，是黑社会组织的主要来源。私人的房地产开发商，与政府官员相勾结，利用黑社会集团来达到“拆迁”待开发土地的目的。在中国，有组织犯罪是否超出了这个范围？在中国，似乎大资本并不需要依靠黑社会就可以发财致富。在俄罗斯，大资本家都与犯罪集团有联系，并且需要依靠犯罪集团才能完成各种交易。这是因为俄罗斯国家软弱无力，并且出于混乱状态。

远航一号致美国同志：

所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要了解资产阶级的性质及其内部的分歧，需要仔细的分析。看起来，至少有三个集团是支持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外国资本、出口制造业资本家

集团（这是私人资本家中最强大的部分），以及从私有化中获得巨大利益并与外国资本有联系的党政领导集团（即官僚买办资本家集团）。所以，在资产阶级内部，支持新自由主义的力量显然更强大。

事实上，在我看来，到底哪些政治和经济势力支持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倒是不甚清楚的。我可以想到的，是国有企业的经理资本家集团。但是，这个集团是否也会被这样的前景所吸引，即通过对剩余国有企业进一步私有化来积聚更多的财富？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老革命家的后代（即所谓的“红二代”）。薄熙来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代表。红二代或许会比资产阶级中的其他集团更在意共产党的合法性。有些人认为，红二代在党和军队中仍然施加着强有力的影响。但是，在没有任何有力量的资产阶级经济集团支持的情况下，他们到底能有多强？最近的事件似乎表明，红二代比某些人想象的要虚弱得多。

看来，由于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形势，中国资产阶级是如此地严重分裂，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集团真正关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长远利益。

这就涉及到了阶级妥协的问题。我了解，你的关于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资相比较的观点来自于社会积累结构学派的理论（译注：社会积累结构学派是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但是，要实现“资本—劳动谅解”（指美国在二战以后阶级关系相对缓和的时期），首先要有“新政”，而要有“新政”，首先需要发生十月革命。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威胁要足够可信，首先需要再来一次十月革命。

就中国来说，从凯恩斯主义、“有效需求”的角度来说，如果中国经济要重组，改为由国内需求主导，那么收入再分配的规模要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0%。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中的哪一个集团愿意放弃相当于 GDP 的 20%？看起来，没有哪一个集团愿意这样做，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国家看来也没有力量来迫使资产阶级接受再分配。

尽管中国领导人关于减少收入不平等、形成一个“中产阶级”等说了不少空话，没有人说要对资本家征税。恰恰相反，他们主张对资本家减税，以及开放私人银行和金融。我们或许正在看到一个经典的事例，那就是资产阶级如何无力解决其自身的“集体行动”问题。

最后，有组织犯罪已经变得非常重要。在很多地方，他们与当地政府和警察部门都建立了强大的联系。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与俄罗斯比怎样。不过，有些人指出，官方关于薄熙来的妻子卷入了海伍德谋杀案的说法是不可靠的，因为，今天，即使一个村长都可以随意雇人来杀人，只需要付出一笔并不昂贵的费用，那么薄熙来的妻子又何必亲自动手呢？

## 答赤旗同志

远航一号（2012年6月23日）

前段时间，红色中国网编辑部曾经集体做出过决议，为了更好地反映中国和国际阶级斗争的主要问题，暂时不在“关注”栏目发表围绕“六四”问题展开讨论的文章。但是，收到赤旗同志的文章后，使我感觉，可以破个例。这是因为，赤旗同志的文章内容丰富，包含了不少思想火花，写得也很真诚。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赤旗同志，作为一个马列托主义者，主动以同志式地态度，参加马列毛主义者的讨论。考虑到作为主编，必要时可以便宜行事，就来了个“先斩后奏”，将赤旗同志的文章推荐到“关注”栏目。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事后红色中国网编辑部认为我犯了错误，或许将赤旗同志文章的版面再调整一下。如果是那样，我会再对广大红色网友做自我批评。

我想借此机会，谈谈马列毛主义者与马列托主义者之间的团结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分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种倾向。我认为，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毛派与托派应该而且可能团结起来。

我这样表态，是冒着一点风险的。因为过去一段时间，有些同志，或者出于误解，或者出于故意，在部分左派同志中间散布谣言，说我是托派，还参加了托派组织。关于这个问题，赤旗同志或许可以做证。赤旗同志应该了解，在我与马列托同志之间，是存在着原则分歧的。但是，原则分歧与政治立场是两回事。

今天，在马列毛左派内部，存在着社会主义革命派和民主革命派之间的原则分歧。在马列毛左派和小资产阶级左派（以乌有之乡为代表）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但是，所有这些派别，今天，都应该而且可能团结起来。马列毛左派没有理由不对马列托左派采取团结的态度。

在历史上，托洛茨基同志对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做出过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后来，托洛茨基同志遭到斯大林官僚集团的迫害，并且在流亡墨西哥期间被斯大林派出的杀手秘密杀害。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了解这些历史事实的毛派同志不是很多。近日，红色中国网正在红色春秋频道连载西西河一位网友的“苏联社会主义史话”，可供广大红色网友参考。

据我了解，在理论上，托洛茨基同志认为，在被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包围的情况下，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只有通过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比较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真正胜利和巩固，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

托派理论还认为，在不存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个别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不可避免地要蜕变为少数特权官僚集团统治的退化了的工人国家。在退化了的工人国家，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是进行“政治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即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打倒少数特权官僚集团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即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些观点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我们知道，按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仍然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在实践中，在托洛茨基同志逝世以后，第四国际多次分裂。世界各国的托派组织几乎无例外地脱离了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和革命运动，退化为少数激进分子的小宗派团体。当然，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很多毛派组织，最后也是如此。关于这种现象，主要要从世界工人运动和世界革命所面临的客观历史条件去说明。理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对次要的。

在中国革命史中，斯大林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都犯过严重的错误。中国托派的错误在于，在政治上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在革命实践中完全脱离在当时中国占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被压迫农民。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托派更发展到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与中国共产党形成为敌我矛盾。但是，这些历史分歧不应该妨碍今天的马列毛主义者和马列托主义者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而共同奋斗。

那么，在今天的条件下，在马列毛左派与马列托左派之间有哪些具体的政治分歧呢？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事实上，在马列毛左派内部和马列托左派内部都存在着大量的分歧。在马列毛左派内部，关于革命的基本性质、革命的主体、革命的对象，就有着严重的分歧。在红色中国集体内部，关于这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

这里可以说明的是，红色中国集体的多数同志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是进行新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建立包括无产阶级、农村半无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革命联盟，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在无产阶级内部，与社会主义历史相联系的原国有部门工人（即通常所说的“老工人”）及其后代是工人阶级中比较先进、比较有觉悟的部分。

我没有看到过托派同志关于当前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以及革命策略的系统论述。据我粗浅的了解，托派同志强调依靠“新工人”（即在新兴资本主义部门被雇佣、被剥削的工人阶级，大致相当于通称的“农民工”）而不是“老工人”。就具体政治策略来说，托派同志主张参加和支持一切争取一般政治自由的斗争。在这方面，托派同志与马列毛左派内部的民主革命派实际上是一致的。强调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或许是从托派理论认为在退化了的工人国家应当首先进行政治革命演化而来的。

在这个前提下，咱们可以谈谈“六四”的性质以及它对于中国今天的阶级斗争的作用。应当说明的是，我与赤旗同志，在对“六四”的看法上有不少共同点。我们都承认，“六四”运动是由主张资本主义复辟的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我们都承认，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以及反动立场，导致运动失败，并出卖了参与运动的工人群众。我们都认为，未来的中国工人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深刻地吸取“六四”的教训。问题的关键是，“六四”运动在历史上到底是不是一次真正的、进步的人民运动，有没有历史的进步性？“六四”运动对中国今天的阶级斗争有怎样的影响？

赤旗同志以俄国的 1905 年革命为例，试图说明“六四”运动的历史进步性。在俄国的 1905 年革命和“六四”运动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相似性。在形式上，俄国的 1905 年革命是全国性、群众性的总示威和总罢工。“六四”运动则是包括中国主要大城市的群众性总示威，但没有形成总罢工。但是，1905 年革命与“六四”运动的历史性质完全不可比。

1905 年的俄国是半封建的、军事专制的、拥有大量农奴制残余的二流帝国主义国家。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毫无疑义的历史进步的性质。而“六四”运动发生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失败、资本主义复辟正在进行中的中国。“六四”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主张资本主义复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而参加“六四”运动的一般工人群众，虽然客观上开始受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压迫，但是主观上并没有真正产生恢复社会主义的政治要求，而是仍然对资本主义抱着相当的幻想。自由派工贼韩东方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的人物。

当群众在政治上还没有觉醒的情况下，是完全有可能参加由反动阶级领导的政治运动的。人民群众，甚至无产阶级，在历史上也是会犯错误的，也是要通过反复的错误，才能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建立正确的思想觉悟的。在无产阶级处于政治上不自觉的状态下，即使是有大量无产阶级参加的政治运动，也只能是“团结工会”式的运动，而团结工会，不仅没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反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罪魁祸首。

赤旗同志似乎认为，如果“六四”运动没有被镇压，中国乃至苏联、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就未必会发生。这既不符合当时实际的历史情况，也夸大了历史偶然性的作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以后，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权已经巩固，同时中国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要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处于政治上不自觉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基本的阶级力量对比决定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或迟或早、必然地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生。至于苏联、东欧，在七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因而二十世纪中期的半外围积累模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与拉美类似），苏东官僚统治集团改变统治形态也是大势所趋。同样地，在苏东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完全被解除武装的历史条件下，是挡不住资本主义复辟的。

就当时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说，在官僚资产阶级内部，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总方向，并没有分歧，分歧仅仅在于资本主义复辟的速度和具体方式。如果“六四”运动“胜利了”，其结果，必然是大大地加强官僚资产阶级中的赵紫阳系（即官僚资产阶级中已经买办化的新自由主义派别），同时在新的资本主义复辟联盟中给小资产阶级较多的利益。至于中国无产阶级，必然如波兰的团结工会一样，很快被出卖，并在全面私有化中遭遇历史性的失败。

当然，在“六四”运动中罹难的大批普通群众（应当说，赤旗同志没有夸大罹难群众的数字）当然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历史就是历史。阶级斗争是现实而残酷的。

赤旗同志认为，在政治上纪念“六四”对于当前的阶级斗争有重大意义。这要分析一下。这里不排除，对于某些局部地区（比如香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以及当地特有的阶级斗争环境，关于“六四”的评价可能对阶级斗争形势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对于中国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来说，情况是怎样呢？

中国目前的阶级斗争，基本上有这样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原国有部门工人及其后代所进行的反对非法私有化、要求清算资产阶级所掠夺的巨额财富的斗争。

第二种，是在一切资本主义部门的新兴工人阶级所进行的以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为目的的经济斗争。

第三种，是主要在农村发生的，农村半无产阶级反抗城乡资本家剥削的各种形式的斗争。

第四种，是主要由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的，争取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斗争。

今天的实际情况是，关于“六四”的评价，对上述几种阶级斗争中的前三种，几乎毫无影响；如果说，“六四”的话题，在上述的前三种斗争中几乎根本就没有出现过，那是不过分的。相比之下，怀念毛主席、怀念社会主义的思想倒是在上述三种斗争中（特别是第一种和第三种）反复表现出来。

关于“六四”的评价，对上述的第四种斗争，有一定影响，但也不是决定性的影响。

上述几种斗争中，真正有发展前途并且将对中国未来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第三种，也不是第四种，而是第一种和第二种。

如果说，我们可以从“六四”中学到什么，那就是，在没有普遍的、强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下，单靠城市小资产阶级自己，是绝不可能争取到哪怕形式上的民主和自由。最近埃及人民民主运动的失败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只有上述第一种、第二种和第三种斗争（特别是第一种和第二种斗争）胜利了，第四种斗争才可能真正胜利。反之，单纯地、片面地追求第四种斗争，不仅会导致前三种斗争的失败，也会导致第四种斗争自身的失败。

最近，在马列毛左派内部也多次进行了关于是否要将争取政治民主和自由作为现阶段一个主要斗争目标的争论。殊不知，在中国目前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民主也好，自由也罢，没有无产阶级斗争的全面胜利，都必然是空中楼阁。但是，无产阶级斗争如果真的全面胜利了，那么就绝不会被人为地束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狭隘界限内。我想，这是符合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论”的。

所以，未来的中国革命，必然是一开始就将社会主义的要求提上政治日程；政治民主的要求只能是、必须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的要求，而不是反过来。